

病與禪——許渾病中抒懷與自我療癒 探析*

何騏竹**

〔摘要〕

本文以晚唐詩人許渾詠病書寫為主要研究對象，分項探討其病中抒懷所流露的病困乏力與不遇寥落的情緒，以及依循南宗禪清淨無事而自我療癒的軌跡，標舉出許渾「病」與「禪」兩者相即且相離的生命情境。因此，於研究過程中考論許渾因病衰無為、病閑無事而參悟清淨自性，形成理想狀態中質樸自然之禪療進路，順其自然的雙面化解了糾結在羈宦中的病苦。反之，於禪療歷程中，若仍受到心上宦情紛起的影響，陷入身勞多事的桎梏中時，許渾刻意求隱入境，擺落躁動執著以靜心息慮的過程，實則透漏了禪療不得究竟的困局。

疾病是許渾禪療自悟的媒介，同時也寄寓了求宦艱難的情緒，因此，許渾病中禪療首先要調適的是病痛在事功糾纏中所帶來的束縛痛苦，然而，根據本文研究成果顯示，如若心沒有歸常，仍然造作於「功成終隱」的妄求取捨，先「執」了事功榮華，再「執」了居隱求靜，最終，許渾只是個禪門山林的暫棲者，而非原鄉人。許渾亦洞悉自身禪療的困境，因此，此生最苦不是病苦，而是苦於塵迷中取捨造作的自己。

關鍵詞：許渾、詠病詩、禪宗、禪療

* 感謝審查委員的肯定鼓勵與悉心指正。並感謝本篇論文書寫過程中，指點迷津，宏開學路的學術先進。

** 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學界對許渾(約 788-860)的研究,較多著墨於仕隱進退間的矛盾情緒,然而,觀看許渾詩集與傳記記載,皆可見疾病在許渾生命中的關鍵角色。許渾詠病抒懷之最大特點,乃是屢將病痛與仕途冷遇並置,嗟怨疾病之時,也同聲悲嘆仕運多舛,形成孤獨寥落的詠病詩基調,從中流露對事功的渴望。同時,病中衰弱亦逐步卸除五官百骸之欲求與功名計量,在病體無事無為中,回歸純樸的本初,疾病反而為習禪提供了自然的媒介,使其有機會步入南宗禪清淨無心的療癒途徑。然而,在禪療過程中,許渾有時仍受到心上宦情紛起的影響,造作於功成終隱的妄求之中,形成進退失據的心靈負擔,使得許渾為去染就淨,而刻意追求的山水幽境與佛寺禪坐,都不免染上感傷的追隱與思鄉情懷,當他將清淨的彼岸遙寄在終隱後的閑適歲月與青山靜境中,即顯出對特定習禪場域及時間的執著,偏離南宗禪隨緣棲息的精神,使其禪療一直無法豁顯清淨深味,此生便不斷反覆煎熬於仕中追隱與隱中求宦之間。

承此,本文分為「病」與「禪」兩個部分,首先探討許渾詠病抒懷的三個面向,此為其生命的困境,亦是轉機,其次由正、反兩面探析許渾病中以禪自我療癒之進程與阻礙。希冀由疾病與禪療的雙向剖析,能深觸許渾生命情境之全貌。

二、許渾可能的患病時間

許渾少即有清羸之疾,何時患病卻缺乏明確記載,僅有於〈烏絲欄詩自序〉中自陳:「大中三年守監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謁,堅乞東歸。」¹與宋人胡宗愈〈唐許用晦先生傳〉:「授監察御史,抱疾歸隱京口丁卯橋別墅。」²以及宋人計有功《唐詩紀事》:「大中三年任監察御史,以乞東歸。」³皆記載大中三年(849)任監察御史,抱疾歸隱之事。而至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之記載就更為詳盡:

¹ [唐]許渾,羅時進箋證:〈烏絲欄詩自序〉,《丁卯集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793。

² [唐]許渾,羅時進箋證:〈唐許用晦先生傳〉,《丁卯集箋證》,頁802。

³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集部,冊769,卷56,頁842。

大和六年李珣榜進士，為當塗、太平二縣令。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為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後抱病退居丁卯澗橋村舍，暇日綴錄所作，因以名集。⁴

按前後文意，許渾身患羸疾，乃源於年少勞心積學之故，且記「以伏枕免」之時為開成三年、四年左右（838、839）任當塗、太平二縣令後，是年約過半百，而抱病退居亦為拜監察御史之後。然而，根據其詩集，患病時間可能提前，早在文宗大和六年（832）及第前，詩中已自言患病，如：

萬山晴雪九衢塵，何處風光寄夢頻。花盛庾園攜酒客，草深顏巷讀書人。
征帆又過湘南月，旅館還悲渭水春。無限別情多病後，杜陵寥落在漳濱。
〈下第有懷親友〉并序⁵

身賤與心違，秋風生旅衣。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稀。
山暝客初散，樹涼人未歸。西都萬餘裏，明旦別柴扉。
〈將離郊園留示弟侄〉⁶

蕭寺暫相逢，離憂滿病容。寒齋秋少燕，陰壁夜多蛩。
樹暗水千里，山深雲萬重。懷君在書信，莫過雁回峰。
〈崇聖寺別楊至之〉⁷

根據羅時進《丁卯集箋證》考證，上述引文中前兩首詩均書於文宗大和年間（827-），進士及第前，⁸其中〈下第有懷親友〉直接於詩題與序中點明寫作之人時地，而〈崇

⁴ 〔元〕辛文房，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卷7，頁201。

⁵ 〔唐〕許渾：〈下第有懷親友〉并序，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536，頁6119。

⁶ 〔唐〕許渾：〈將離郊園留示弟侄〉，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50。

⁷ 〔唐〕許渾：〈崇聖寺別楊至之〉，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51。

⁸ 〔唐〕許渾，羅時進箋證：〈將離郊園留示弟侄〉，《丁卯集箋證》，頁103。本文中許渾詩之寫作時間與年齡推算主要參考氏著。

聖寺別楊至之）亦作於未第前羈旅京師，三首詩皆自陳「多病」與「病容」，可推估許渾自己所認可的患病時間，應可提前至文宗大和年間，約自大和元年（827）始，四十歲上下。

而待患病日久，在筋力與精神逐漸衰頹老化的情況下，心境可能產生轉變，因此，筆者除框界初病時間，再試圖循線推衍許渾久病至臨終的時間分界，約為宣宗大中元年（847）。據聞一多《唐詩大系》內載，許渾約卒於宣宗大中八年（854），⁹李立樸《許渾研究》依〈聞邊將劉皋無辜受戮〉詩，推算許渾很可能卒於大中十二年（858），¹⁰羅時進於《唐詩演進論》與《丁卯集箋證》中考證許渾應卒於唐懿宗咸通初年（860）稍後，¹¹享壽約七十三，三者相距不過7、8年之數，是可將大中元年始，許渾年過花甲視為晚年。加以大中年間之病中抒懷，出現「久病」之語，且對疾病之道陳也較多直敘筋力疲弱或病中懶怠，而漸不託喻相如求仕之典。如大中六年（852），許渾分司東都時所作之〈分司東都寓居屢道叨承三川尹劉仕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久貧驚早雁，多病放殘螢。」¹²敘述病久之易感多思，同年¹³〈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分薄嵇心懶，哀多庾鬢斑。人慚公幹臥，頻送子牟還。……祇應時與醉，因病縱疏頑。」¹⁴本詩雖旨在求仕且心懷朝廷，但語間涉及病中滯臥疏懶，可見其臥疾已久。再如大中七年（853）〈洛中秋日〉：「久病先知雨，長貧早覺秋。壯心能幾許，伊水更東流。」¹⁵久病之中對雨前徵兆格外敏感，在初秋微雨的烘染下，流露頹靡不振之況味，而大中七年至十年間（853-856）刺郢時作之〈疾後與郡中群公宴李秀才〉：「耳虛盡日疑琴癖，眼暗經秋覺鏡昏。」¹⁶以「蟲網戶」與「雀

⁹ 聞一多：《唐詩大系》，《聞一多全集四：詩選與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382。

¹⁰ 李立樸：《許渾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8。

¹¹ 〔唐〕許渾，羅時進箋證：〈前言〉，《丁卯集箋證》，頁1。

¹² 〔唐〕許渾：〈分司東都寓居屢道叨承三川尹劉仕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6，頁6027。

¹³ 上引兩詩寫作時間根據詩題與羅氏《箋證》。〔唐〕許渾，羅時進箋證：〈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分司東都寓居屢道叨承三川尹劉仕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丁卯集箋證》，頁780、784。

¹⁴ 〔唐〕許渾：〈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6，頁6027。

¹⁵ 〔唐〕許渾：〈洛中秋日〉，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7。

¹⁶ 〔唐〕許渾：〈疾後與郡中群公宴李秀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5，

羅門」表示與世隔絕多日，耳內虛鳴故疑為琴聲錚錚，秋日眼暗以為鏡黑，以此表達老病相乘，感官衰疲。另外，大中十年之〈病間寄郡中文士〉：「盧橘含花處處香，老人依舊臥清漳。……明朝欲醉文中彥，猶覺吟聲帶越鄉。」¹⁷詩中自稱「老人」，且藉春秋越人莊舄病裡懷鄉，以託自身清寂懶怠之思鄉情懷。

至於許渾身患何疾，僅見《唐才子傳》所載「清羸之疾」，「清羸」原是體貌清瘦羸弱之意，常用於遭疾病摧折而瘦弱，《南齊書·桂陽王鑠傳》：「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¹⁸且「清羸」在唐詩中屢見，劉禹錫〈和蘇十郎中謝病閑居時嚴常侍蕭給事同過訪嘆初有二毛之作〉：「清羸隱几望雲空，左掖鴛鴦到室中。一卷素書消永日，數莖斑發對秋風。」¹⁹白居易〈秋山〉：「久病曠心賞，今朝一登山。山秋雲物冷，稱我清羸顏。」²⁰俱形容病貌羸弱。²¹然而，若是「羸疾」更有經年累月病根深植，所展露於體貌筋力上之衰弱，《三國志·吳志·吳主權潘夫人傳》：「侍疾疲勞，因以羸疾。」²²《南史·隱逸傳上·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²³王維〈哭祖六自虛〉：「憫凶纔稚齒，羸疾主中年。」²⁴因或侍疾或勞動等各種因素而嬰痼疾，對照《唐才子傳》所載許渾患病因由：「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顯然也具有年少苦讀勞累，不善養生之肇病過程，雖未明言所患何疾，但此疾與勤讀求宦甚是相關。

頁 6107。

¹⁷ [唐]許渾：〈病間寄郡中文士〉，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5，頁 6107。

¹⁸ [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列傳第十六〉，《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年），卷 35，頁 628。

¹⁹ [唐]劉禹錫：〈和蘇十郎中謝病閑居時嚴常侍蕭給事同過訪嘆初有二毛之作〉，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1 冊，卷 359，頁 4054。

²⁰ [唐]白居易：〈秋山〉，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3 冊，卷 428，頁 4719。

²¹ 「清羸」於唐詩中也有不用於形容病貌瘦弱，而形容修佛之人體態清瘦。如姚合〈過稠上人院〉：「清羸一飯師，閑院一披衣。應詔常翻譯，修心出是非。」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5 冊，卷 500，頁 5683。李商隱〈贈宗魯筇竹杖〉：「鶴怨朝還望，僧閒暮有期。風流真底事，常欲傍清羸。」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9，頁 6166。

²² [晉]陳壽撰，〔梁〕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吳書五妃嬪傳第五〉，《新校本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 50，頁 1199。

²³ [唐]李延壽等撰，楊家駱主編：〈隱逸上〉，〈列傳第六十五〉，《新校本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75，頁 1856-1857。

²⁴ [唐]王維：〈哭祖六自虛〉，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4 冊，卷 127，頁 1294。

綜上所述，初步框界出許渾患病約在文宗大和元年以後，且宣宗大中年間視作久病期間，且許渾既是因年少苦學勞心而抱羸疾，那麼其於文宗大和六年（832）進士及第，便是個關鍵的時間點。由患病時間推知，許渾及第前已初露病容，體力衰退，肇因於積年之勞心苦讀，而後病體孱弱與仕途冷遇又同時累疊於生命中，直接影響病中心境，使得許渾疾病書寫呈現出三個面向，前兩個面向分別是許渾透過直書病苦與相如扶疾事典，流露了同時煎熬於纏綿病痛與羈旅天涯、渴求仕進的苦悶中，第三個面向則由病體衰弱而轉沉內省，呈現厭棄塵勞，病閑居隱之想望，此三個疾病書寫面向方構成許渾詠病抒懷之全貌，以下分述之。

三、許渾病中抒懷的三個書寫面向

（一）第一個面向：以「直書胸臆」病苦與冷遇，展現寥落岑寂之詠病詩基調

許渾及第時已四十有餘，半生求仕之艱辛，滲入筋力衰弱的病感中，使得自我價值感伴隨著病痛而逐漸流失，孱弱的體貌益縱深其自卑心與孤獨感，於是，未第前之詠病詩傾注了病羈寥落與渴求入仕的雙層心境，且感於貧病交迫，而直書痛處，以窮寂寞之情。如元和九年前（814）之〈酬殷堯藩〉，表達與殷堯藩同病相憐，皆競逐宦途而未果的窘境：

相如愧許詢，寥落向溪濱。竹馬兒猶小，荊釵婦慣貧。
獨愁憂過日，多病不如人。莫怪青袍選，長安隱舊春。²⁵

詩中以相如求宦自喻，許詢為其先祖，乃隱逸高士，許渾表「愧對」之意，喟嘆自身求仕未果，求隱未能，身陷一文不名的清苦生活，而「獨愁憂過日，多病不如人。」句將卑微孤獨與身染疾病互為因果，直接呈露病中孤寂冷清的生活景況與生命基調，以及因病而退縮自卑的情緒，是終以「莫怪」之語，表達此身以微末淒涼之姿，屈隱長安似乃份所應當。

在冷遇與多病並舉的詠病抒懷中，隨著仕宦挫折而心生煩憂者，還有生計問

²⁵ [唐]許渾：〈酬殷堯藩〉，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82。

題，²⁶導致許渾詠病詩中時常流露貧病相依的困窘，如寶曆初年（825-）之〈將離郊園留示弟侄〉：

身賤與心違，秋風生旅衣。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稀。
山暝客初散，樹涼人未歸。西都萬餘里，明旦別柴扉。²⁷

久貧與多病為其現狀，病中最需要家園的溫暖，卻因貧而進京干祿，是於病中身浸寂寞，貧病兩者互相滲透，造成離家萬里、飄泊求宦的無奈處境。另首〈崇聖寺別楊至之〉：「蕭寺暫相逢，離憂滿病容。寒齋秋少燕，陰壁夜多蛩。」²⁸面對與自己同病飄泊的落第友楊至之，「離憂」二字飽含了積年時運不齊，刻劃於面容上，即是滿臉病容憂色，又以「寒齋陰壁」烘托貧賤孤寂之象，且逢時寂寥，別後淒涼，觸目所及之山水皆染悲蒙憂：「樹暗水千里，山深雲萬重。」深感山重水覆險阻難行，詩之尾聯：「懷君在書信，莫過雁回峰。」表達欲以書信互為療慰，卻迢迢千里無雁可託，更深化了落第客之伶仃影隻。

爾後寫於大和初年（827-）之詠病詩，亦多半流露病中落第失意，羈旅求仕之自卑與孤獨，如〈下第有懷親友（并序）〉表達落第後寓居杜陵，並以顏回自比，自述貧病交纏與深巷寂寞之處境：

萬山晴雪九衢塵，何處風光寄夢頻。花盛庾園攜酒客，草深顏巷讀書人。
征帆又過湘南月，旅館還悲渭水春。無限別情多病後，杜陵寥落在漳濱。²⁹

詩序中陳述背景為下第後寓居杜陵，以親友登第，或閑居，或遠游，反襯出深巷寂寞的心境與臥病滯留的現況，進而有「病後別情」之說。此「別情」一方面指病中送客，不忍輕離，一方面在病痛委頓的催化下，蘊積了人外寂寞的情緒，是

²⁶ 李立樸一者考許渾詩集中「貧」、「愁」之類字眼甚多，一者由前人各類傳記中考證許渾父親應是沒有功名之布衣。李立樸：《許渾研究》，頁 51-52。

²⁷ 〔唐〕許渾：〈將離郊園留示弟侄〉，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29，頁 6050。

²⁸ 〔唐〕許渾：〈崇聖寺別楊至之〉，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29，頁 6051。

²⁹ 〔唐〕許渾：〈下第有懷親友（并序）〉，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6，頁 6119。

以詩末，許渾以劉楨臥疾漳濱事，³⁰再次傾訴病中孤獨的處境。可見羈旅嬰疾，更易萌生五內寂寞之思鄉情懷，另如〈臥疾〉：

寒窗燈盡月斜暉，珮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秦塞柳，白雲應長越山薇。
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裡還家不當歸。唯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雁向南飛。³¹

燈盡月斜，病榻易醒，門外早朝之佩聲馬蹄擾動臥疾失意的遊子心緒，形成掩關獨臥與冠蓋喧囂之對照，加之枕畔聞燕雁之聲，想其春來秋去之飛羽，對比自身進退艱難及病臥留滯之處境，是以悲極。帝京臥疾忍別，只能在夢裡歸鄉，唯有書信能託鄉心，卻因病篤而起身艱難，只得空望北雁向南，悲上復悲矣。許渾既因勤力苦學而抱羸疾，且一生又煎熬於仕途冷遇中，是而詠病詩中自然流露了困苦與飄零同聲慨嘆之寂寞辛酸。

（二）第二個面向：以「相如扶疾」典故表達不遇寂寞與渴望仕進之病意³²

承前文所述，許渾在求仕前就已然患病，詠病詩往往將病困與冷遇並置，並且直書病中寂寂冷清之感，構成寥落岑寂之基調，此為第一面向的詠病抒懷。而第二個面向，許渾除了呈現羈旅嬰疾之寂寞冷清，且進一步從苦痛中掘出渴望仕進之曲折心懷，故常以「相如渴」、「茂陵久病」、「茂陵扶疾」等自比身疾，許渾在所有以病為詩題，或自陳病況的詩作中，從未言己患「消渴」，卻運用「相如消渴」的病意內涵，縱深書寫了與求宦歷程交織之患病感受，透過對等聯想，使得許渾的詠病詩往深處盪開一層。

「相如渴」、「茂陵久病」、「茂陵扶疾」乃出自《史記·司馬相如傳》：

³⁰ 劉楨事見〈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三國魏〕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贈答一〉，《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5年），卷23，頁336。

³¹ 〔唐〕許渾：〈臥疾〉，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19。

³² 本文有關許渾詩中「相如扶疾」之典故分析，部分初稿曾宣讀於「生命倫理與醫學人文學術研討會：身體、心理與疾病書寫」（高雄：高雄醫學大學，2015年10月），原題目為〈晚唐詩人許渾對消渴病文學意義的建構〉，感謝會議評論人簡錦松教授深具啟發之建議，將「消渴病」改為「相如典故」，獲益良多，敬致謝忱。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是以，司馬相如患消渴病已屬一般的認知，《史記》中並且記載了司馬相如天賦高華與發跡經過，及患病歷程在進退仕隱間的穿引作用，事蹟如下：

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³³……稱病閑居，不慕官爵，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劄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³⁴

司馬相如受楊得意舉薦而一登天子堂，此憑藉華章恩遇與爾後「病甚留居茂陵」的故事原型，使得司馬相如之才高奇遇與宦途跌宕皆納入了「相如扶疾」的內涵義中，再者，司馬相如於病中仍「著書立說」，此中流露的拳拳忠心，以及欲以文章彰顯自我價值，致使「相如扶疾」得到文學性的提升，呈現出蘊含才志高華與不遇情懷的「文人病」風貌。³⁵

根據許渾詩中所述，其司馬相如情結首先來自相如的恩遇，尤其甚為嚮往少年康健的相如，因文采而得同鄉楊得意舉薦，一朝躍登天子堂之過往，許渾也正等待著如此媒遇，結束賦閒久羈的生活，是於長安落寞的求仕生涯裡，許渾嘗以司馬相如自況，並對其際遇懷抱欣羨之情，如大和元年之〈贈柳璟馮陶二校書〉中直道：「應憐茂陵客，未有子虛名。」³⁶許渾以「茂陵客」自況，希望得到柳璟、馮陶二人之垂憐舉薦。

³³ [漢]司馬遷，楊家駱主編：〈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卷117，頁3002。

³⁴ 同前註，頁3063。

³⁵ 有關「消渴病」病意鎔鑄了司馬相如之才華與奇遇，而偏離了醫學意義，開展出「映帶著才華與志向的文人病」之文學意涵，此過程可參見筆者〈從醫學到杜甫、盧綸、李商隱：消渴病的一重與二重模塑系統〉，《中山人文學報》第34期（2012年7月），頁212-216。

³⁶ [唐]許渾：〈贈柳璟馮陶二校書〉，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70。

因此，「相如志」亦是許渾熱切想望者，司馬相如年少入長安前，經蜀地昇仙橋，題橋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顯已求取功名之高志，是而，許渾亦屢以「相如志」自我砥礪，以展現對事功偉業的積極期待：

應學相如志，終須駟馬回。〈將赴京師留題孫處士山居二首〉³⁷
還同長卿志，題字滿河橋。〈秋日行次關西〉³⁸

兩者皆典出司馬相如過昇仙橋，前首寫於會昌元年（841）自太平令內擢為監察御史，後首寫於會昌初年，赴任監察御史道中，是時已有官命在身，許渾更高昂的展露以安車駟馬，配印榮歸為生命價值之最終期待。是以，許渾詠病抒懷以「茂陵久病」、「茂陵扶疾」自況，繼承了司馬相如志向與恩遇的認知意義，使用「相如病甚留居茂陵」故事原型中「不遇」與「渴求仕進」之內涵義，表達處窮待用的心境。除了正面顯示求宦的期待，也融入自身之境遇與感受，隱微揭露許渾在臥病停滯的貧病歲月中，進退躓踏下內心的糾結浮動，如〈贈王處士〉：

歸臥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閑久病，彭澤醉長貧。
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憐清渭北，又老釣魚人。³⁹

許渾以「相如病甚留居茂陵」自比，以彭澤輕祿甘貧比贈王處士，初看安於病閑，實則靜中攝動，雖道「久病之閑」，但目中所視仍是「冠蓋」與「笙歌」，是而詩末以「釣魚人」作結，此典出自呂尚垂釣渭川，遇周文王而成大業，足見許渾心目之盼，故大嘆「誰憐」與「又老」，流露自身宦途受挫，久滯待用的心境。

另首大和元年之〈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亦運用「相如病甚留居茂陵」原型，但以強調「著書立說」之勤勉勞心，表達扶病耽留與渴望用世的心境：

結束征車換黑貂，灞西風雨正瀟瀟。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初歸酒一瓢。
帆背夕陽溢水闊，棹經滄海甌山遙。殷勤為謝南溪客，白首螢窗未見招。⁴⁰

³⁷ [唐]許渾：〈將赴京師留題孫處士山居二首〉，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6。

³⁸ [唐]許渾：〈秋日行次關西〉，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8。

³⁹ [唐]許渾：〈贈王處士〉，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71。

「茂陵久病書千卷」句聚焦於「久病之閑」的現況停滯與「書千卷」的突破開展，「茂陵久病」中傳達了自己羈旅臥病，雖然對比于明府經湓水之闊、甌山之遙飄然遠去，內心燃起羨慕之情。然而，前句「茂陵久病書千卷」與詩末「白首螢窗未見招」已託心中真意，扶病中仍「書千卷」，除了涵蘊自傷自憐的寂寞，亦表達了當前臥病停滯的不耐，以及來日用世的渴求。另首病中作〈臥病寄諸公〉：

飛蓋集蘭堂，清歌遞柏觴。高城榆柳蔭，虛閣芰荷香。
海月秋偏靜，山風夜更涼。自憐書萬卷，扶病對螢光。⁴¹

詩之開首冠蓋雲集，清歌杯酒，一陣熱鬧後，僅剩榆柳蔭影，空閣中飄散著芰荷馨香，秋聲悄悄，山風透涼，此中臥疾，詩人仍秉筆萬卷，自比車胤以螢照書，日夜繼焉，流露出對自身寥落卻勤勉苦心之傷憐。

總觀許渾由「相如病甚家居著書」，連類聯想自身懷抱赤誠卻扶病枯坐之景，而於困窘之中，又希冀能以「書千卷」、「書萬卷」之內在勤懇與拳拳忠心，開展生機無限之功名成就，可見原本已映帶著司馬相如才華與壯志，際遇與實現的病意，許渾藉「茂陵久病」、「茂陵扶疾」自擬，將自身才高位卑、病羈久滯的無奈自憐，以及勞心求宦的期待渴望娓娓傳出。

而其他以「司馬相如扶疾」標心送懷的詠病詩中，亦可見此既渴望進仕又自傷懷抱的情緒，如〈東陵赴京道病東歸寓居開元寺寄盧員外宋魏二先輩〉：

西風吹雨雁初時，病寄僧齋罷獻書。萬里咸秦勞我馬，四鄰松桂憶吾廬。
滄洲有約心還靜，青漢無媒跡自疏。不是醉眠愁不散，莫言琴酒學相如。⁴²

詩名與內容已表明患病，且使用「相如病甚家居」表達自身扶病耽留之狀，其中「罷獻書」事典，乃當年司馬相如獻〈子虛〉、〈上林〉獲得武帝賞識，是而「獻

⁴⁰ [唐]許渾：〈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4，頁6097。

⁴¹ [唐]許渾：〈臥病寄諸公〉，收入〔唐〕許渾：〔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8。

⁴² [唐]許渾：〈東陵赴京道病東歸寓居開元寺寄盧員外宋魏二先輩〉，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2。

書」意在待媒干名之舉，而此時許渾病中懶怠，攀援都息，回到生命的原始狀態裡聆聽真實的脈動，加之寓居幽靜佛寺，更可反省往日將安車駟馬、衣錦而歸的虛名認作實有，是而，自然而然釋下對仕途塵勞的執迷，靜心欣賞四鄰的松桂，並由此觸發對歸返家園的嚮往。詩之前半部分聚結在「心靜」二字，然詩之後半部分卻吐露了真情，「心靜」緣於「無媒跡自疏」，因無媒方才瀟盡塵勞名利，故而詩末才有非醉眠不可消愁之語，可知愁深，是以詩之尾聲表達切莫若相如般淪落下塵，混跡市井賣酒，可見許渾殷勤求仕之情仍透於紙背。

至晚年久病的詠病詩，凡以相如為事自況者，亦延續早年渴望入仕的心境，如大中七年寒食節之〈寄獻三川守劉公（并序）〉，乃許渾請託劉瑑汲引之作：

余奉陪三川守劉公讌言，嘗蒙詣訪行止，因話一麾之任，冀成三逕之謀。
特蒙俯鑒丹誠，尋許慰薦，屬移履道，臥疾彌旬，輒抒二章寄獻。
三川歌頌徹咸秦，十二樓前侍從臣。休閉玉籠留鸞鷲，早開金埒縱麒麟。
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自笑東風過寒食，茂陵寥落未知春。
半年三度轉蓬居，錦帳心闌羨隼旟。老去自驚秦塞雁，病來先憶楚江魚。
長聞季氏千金諾，更望劉公一紙書。春雪未晴春酒貴，莫教愁殺馬相如。⁴³

詩中言寒食已過，唯我不沐春風，恩遇不至，故以「茂陵寥落未知春」自擬，並加入「馮諼彈鋏無魚」，點實了病中之困與欲，表示莫教人於貧病中長年寥落，坐困愁城。而後「老去自驚秦塞雁，病來先憶楚江魚。」句，流露病中長年寂寥，枕畔雁聲最易驚起鄉關之思，此處雖起避世隱遁之願，然許渾真意仍傾訴於後：「春雪未晴春酒貴，莫教愁殺馬相如。」復以相如自擬，訴說懷才反遭冷待，並將慨嘆不遇與渴求仕進的病愁，調和在具體生活的免饑寒，居吉安的病閑想望中。

許渾詠病詩中屢以貧病對舉，許渾以布衣之身，嘗謂「家貧辭國遠」，將起自寒微視作羈旅求仕之推由，並且在多數的詠病書寫中，標舉司馬相如、東方朔之貧，目的都指向懷才不遇與渴求仕進，表面上是展現貧窮的焦慮，實際上乃表達對仕途冷遇的不平，如〈早秋三首〉之二，將「相如渴」與「曼倩饑」對等並舉，特以東方朔事帶出不遇而貧的境況：

⁴³ [唐]許渾：〈寄獻三川守劉公（并序）〉，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015。

一葉下前墀，淮南人已悲。蹉跎青漢望，迢遞白雲期。
老信相如渴，貧憂曼倩飢。生公與園吏，何處是吾師。⁴⁴

春夏繁華已過，時序屆秋，更能引發內心之消沈低落，即使許渾此刻正值壯年，然體弱病纏及宦途多舛，使他連類聯想相如晚年病甚衰朽於前，以曼倩自況窮困於後，此兩例皆指向不遇而貧的處境，然而，兩人最終都得到武帝之青眼⁴⁵，這恐怕是許渾在仕途上最為渴求之遇，故於此中更嘆歲月蹉跎，嗟貧病纏繞，透過已內蘊於「相如扶疾」中「不遇」、「渴求仕進」之認知意義，將內心「蹉跎青漢、迢遞白雲」的遺憾與期待全盤托出。

（三）第三面向：避世吉安的病閑想望，涵蓋了塵勞之反省

許渾疾病書寫除了蘊含了仕運之寂寞與渴求，其詠病抒懷的第三個面向，乃是展現避世吉安的病閑想望，其中契機在於病中筋力衰減以致悟覺疏淡守靜的純樸美好，此面向特出之處在於涵帶了病中自我檢視與自療反省，由此亦可順勢開展本文後半部之禪療考察。

病體衰化造成之筋力減退，思力懶怠，自然而然對於求仕的渴望鬆放了，病體反而提供了一超脫的安棲之所，於半生營營中擴開了另一方時空，俯仰反省自身對功業的執著，病困中投出退隱居閑的渴望。如〈寓居開元精舍酬薛秀才見貽〉：

知己蕭條信陸沈，茂陵扶疾臥西林。芰荷風起客堂靜，松桂月高僧院深。
清露下時傷旅鬢，白雲歸處寄鄉心。憐君詩句猶相憶，題在空齋夜夜吟。⁴⁶

本詩特殊之處在於「茂陵扶疾」的使用，此事本為冷遇寂寞與渴求仕進的認知意義，但本詩卻衍出新的風貌。前引之〈臥病寄諸公〉與本詩同處在夜月芰香的靜謐背景中，但前詩是沉靜中自傷寂寞，本詩則是身處悄然寂靜的深院佛寺中，有

⁴⁴ [唐]許渾：〈早秋三首〉，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37。

⁴⁵ 「曼倩飢」典出《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餓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漢〕班固，楊家駱主編：〈東方朔傳第三十五〉，《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四》（臺北：鼎文書局，1996年），卷65，頁2843。

⁴⁶ [唐]許渾：〈寓居開元精舍酬薛秀才見貽〉，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3，頁6090。

著更多的內觀自省。許渾藉「相如病甚家居」事自比「臥疾寓居開元精舍」之居隱閑寂，在曲折幽深的客舍中，僅存風起芰荷之悄，月照松桂之微，病裡傳遞著寥寥無方的閑寂，年年清露洗禮下，羈旅的遊子早已病痛纏綿兩鬢成絲，在寂靜僧院中，油然思及生命的安棲，不是積極求取目標，而是安於靜謐。而原在「相如扶疾」的系統意義中，就涵蓋著「稱病閑居，不慕官爵」的情感指向：

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閑居，不慕官爵。⁴⁷

然而，許渾將原有意義系統中「不慕」的情緒，以其淡泊自守之個人特質，結合晚唐清冷寂寞之時代風尚，淡化了摩拳擦掌等待汲引的悲慨及躍躍，反而在「閑居」與「不慕」中，增添了飄然遠去、淡泊冷漠的沉靜。再如久病期間⁴⁸所書之〈洛中秋日〉：

故國無歸處，官閑憶遠遊。吳僧秣陵寺，楚客洞庭舟。
久病先知雨，長貧早覺秋，壯心能幾許，伊水更東流。

全詩以一「閑」字開啟思緒，因官閑而遠憶昔年壯遊之自在生活，再以久病之人易感，處窮位卑亦觸引詩人於秋日時節轉換時，揉出才子的失意傷悲，最後歸結此刻老病人微，年少長劍放歌之凌雲高志，就不免隨江水東逝，生命的執求在久病中鬆放了。

這類型以病閑居隱為主軸所開展的病意，正暗合前人眼中許渾的隱士風貌，據今人羅時進的研究：「許渾一生有三種不同的求隱模式，分別為出仕前的讀隱，出仕後的吏隱，各期官任之間賦閑隱居。」⁴⁹而此飄然遠去的江山風月形象，顯然滲入了許渾的疾病意義內，綜上所述，疾病帶來的身體衰退感使他重新檢視自己所居處的環境，在仕途的困躓飄蕩中，對歸鄉安居升起了渴望，是而流露了淡泊自守的病閑情調。

⁴⁷ [漢]司馬遷，楊家駱主編：〈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頁3000。

⁴⁸ 清人許培榮：「病知雨候，貧覺早秋，又是一種頹唐況味，因念壯心幾許，大半消沈，而伊水東流更何堪此緜滔也。」[唐]許渾，[清]許培榮箋注：〈洛中秋日〉，《丁卯集箋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卷3，頁37。

⁴⁹ 羅時進：〈晚唐詩人的仕隱矛盾與許渾隱逸詩〉，《文史哲》1997年第5期，頁66-67。

總觀許渾詠病抒懷的三個面向，病體纏綿常與政治冷遇相連並置，其病中痛苦寥落，所思所想者多為仕運艱舛，是以直書胸臆，悲陳一己之寂寞淒涼。更甚之，以「相如病甚留居茂陵，著書立說」的故事原型，表達自身扶病耽留與渴望用世的心境，許渾渴求如司馬相如安車回鄉，又惋惜相如病困閑居，故以此抒懷，借古人酒杯壯內心志向，也澆自身寂寞。由前兩個面向之詠病抒懷可察知許渾以功名偉業視為人生重要目標。至晚歲久病，病體之乏力衰微逐步卸除了五官百骸的欲求，讓生命回歸純樸的本初，還歸清淨，是而悟覺半生待媒干名之舉所招致之身心負累是實，所求之物卻為塵勞虛妄，隨之產生第三面向之帶有反省塵勞虛妄之詠病抒懷，透過病中清寂，寄出淡泊避世，懶為人事之想，最終寄情佛道心向隱。是而，三個面向的詠病抒懷，既突顯了許渾不遇寂寞，渴望仕進的懷抱，又顯露病中厭倦塵勞，閑病歸隱的心思。透過真實無妄的病感抒發，透析流盪在許渾生命中的兩個傾向：功成與終隱。

四、許渾之素志：功成與終隱

病中抒懷所表達之真誠無妄的情緒，同時透露了許渾功成與居隱的人生期望，這看似相反的兩端，被其以「功成終隱」的先後順序，理想的接合一起了。許渾熱烈的投身功名，於塵囂俗世中奔勞，在山月水煙裡車馬，儒家積極入世的情懷在生命中綻放，然而，他最終希望能完成功就名遂後隱身五湖之瀟灑謝幕，此志至老不移。追溯許渾早歲由鞏洛進京干祿之際所作〈早發壽安濟永濟渡〉，詩中細訴平生之志，即是功成駟馬回後之「扁舟寄此身」：⁵⁰

東西車馬塵，鞏洛與咸秦。山月夜行客，水煙朝渡人。
樹涼風浩浩，灘淺石磷磷。會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⁵¹

許渾僕僕奔勞於山水煙塵中，離家干祿之際，對於最終隱遁山林歸返家園，許下

⁵⁰ 清人許培榮：「行旅碌碌見得己身混雜在東西車馬之中，訖無休止，甚覺可鄙意。……末二句聊以自慰，亦正是公素志。」見〔唐〕許渾，〔清〕許培榮箋注：〈早發壽安濟永濟渡〉，《丁卯集箋注》，卷3，頁34。

⁵¹ 〔唐〕許渾：〈早發壽安濟永濟渡〉，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5。

了深切的期待，如此瀟灑旋身，才是他所認為駟馬雄心之終站。詩集中除見以司馬相如典故傳達功成身隱之期願，亦有效慕范蠡建功立業後，乘輕舟浮五湖的逍遙身影，如〈經行廬山東林寺〉：「方趨上國期干祿，未得空堂學坐禪。他歲若教學范蠡，也應須入五湖煙。」⁵²與〈題灞西駱隱士二首〉：「志凌三蜀客，心愛五湖人。……往往乘黃犢，鹿裘烏角巾。」⁵³透過相如與范蠡，許渾標舉出人生志向之先仕後隱兩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成就功業，第二個階段為返身自然，而此二人皆志得圓滿。此見，許渾雖不斷剖白隱身五湖瀟灑自在的我，才是豁顯本性的真實自己，卻仍不離以成就功業為前提。

為了追求先功成，後身退，許渾一生都是塵世中羈旅奔勞的求宦人，期間多遇現實求仕之艱難，如〈與侯春時同年南池夜話〉：「素志應難契，清言豈易求。」⁵⁴故壯年即有落空失意之傷，〈寄袁校書〉：「猶乖青漢志，空負白雲心。」⁵⁵以及報國無門之嘆，〈聞兩河用兵因貽友人〉：「徒有干時策，青山尚掩門。」⁵⁶至晚年〈洛中秋日〉中仍慨嘆「官閑憶遠遊」，因「官閑」而生「壯心付東流」之微辭，難以釋下仕途渴望與報國高志，晚年詩裡亦流露出年華老大而壯志未酬之惋惜，如〈閑居孟夏即事〉：「佳期今已晚，日夕上高臺。」⁵⁷

許渾對功名的執念根據其自我剖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為了重振家族榮光與維繫生計，⁵⁸此是許渾思潮以往對自身出仕形象的界定，其二，許渾一生的詩作中，不斷強調日夜積學，恭勤不倦，故亟待青漢有媒，沐聖恩再造，此為前追

⁵² [唐]許渾：〈經行廬山東林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5。

⁵³ [唐]許渾：〈題灞西駱隱士二首〉，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7。「志凌」兩句雖指駱隱士，但同時也是許渾將己之素志投映於他人身上之展露，駱隱士能成自身所不及之事，是而語出讚嘆。且相如功成與范蠡身退，兩人合映，志得圓滿，與許渾另詩〈經行廬山東林寺〉所述之志符合，故引此二詩為證。

⁵⁴ [唐]許渾：〈與侯春時同年南池夜話〉，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5。

⁵⁵ [唐]許渾：〈寄袁校書〉，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9。

⁵⁶ [唐]許渾：〈聞兩河用兵因貽友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47。

⁵⁷ [唐]許渾：〈閑居孟夏即事〉，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52。

⁵⁸ 許渾五代祖許圜師（約617-679）累遷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國史，博學多才，顯赫於高宗朝。後受子牽連左遷，終雖再遷戶部尚書，然旋即去世，許家再無往日榮光，至許渾已是一介寒士。

來者之出仕形象界定，甚至他認為早年體孱清羸，皆苦學所致，而中晚年病榻窮客，孤燈下仍表拳拳忠心，逐願待媒：

殷勤為謝南溪客，白首螢窗未見招。〈送前東陽於明府由鄂渚歸故林〉自
 憐書萬卷，扶病對螢光。〈臥病寄諸公〉
 久貧驚早雁，多病放殘螢。〈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三川尹劉侍郎大夫恩
 知上四十韻〉何事清平世，干名待有媒。〈山居冬夜喜魏扶見訪因贈〉⁵⁹

因勤力苦學，許渾在功名上就多了凝滯，仕途上就添了著念，而許渾認為解開執著的最佳辦法，就是力圖追求，使事功圓滿。是而，他本想以儒家經世進取廣慰年少苦學病弱，如元和末年安家湘岳作之〈寄遠〉：「功名待寄凌煙閣，力盡遼城不肯回。」⁶⁰然而，儒家積極入世不能自我療慰生命中的病泰得失嗎？

儒家對志向之追求，乃是肩載著經世濟民之大任，置個人得失於度外，以萬夫莫敵之承擔與超越自我之心量，消融生命的有限性，是以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⁶¹而君子之樂則在於「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⁶²傅偉勳闡述儒家安身立命之本質，曰：

仁人君子的道德生命所自然流露出來的自得自足、樂天知命的生活情趣與境界。⁶³

道德主體充實挺立，一心奔赴自我實踐，生命的價值全具足在自我性分之內，反觀許渾所立志效法與祈求獲致者，多為外在之事功榮華，最顯明者乃是詠病詩中

⁵⁹ [唐]許渾：〈山居冬夜喜魏扶見訪因贈〉，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8。

⁶⁰ [唐]許渾：〈寄遠〉，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6。此詩寫作時間與地點皆據羅氏《箋證》。〔唐〕許渾，羅時進箋證：〈寄遠〉，《丁卯集箋證》，頁630。

⁶¹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衛靈公〉，《論語注疏》，卷15，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140。

⁶² [漢]趙岐：〈盡心上〉，《孟子注疏》，卷13，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229。

⁶³ 傅偉勳：《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196。

以司馬相如事典寄託仕進之渴望，另也有以蘇秦與潘岳典故，傳達對榮名顯達的期待與耗盡青春的現實，以及深陷其中進退維谷的家園懷思，如登第前所書之〈贈別〉：「蘇秦六印歸何日，潘岳雙毛去值秋。莫怪分襟銜淚語，十年耕釣憶滄州。」⁶⁴

當然，許渾求仕雖不出於自身貪慕榮利，且具輔君匡濟之偉志與民胞物與之襟懷，如〈聞兩河用兵因貽友人〉：「性拙難趨勢，心孤易感恩。秋悲憐宋玉，夜舞笑劉琨。徒有干時策，青山尚掩門。」詩中所懷雖為知識分子奔赴國難之拳拳忠心，以及身為臣民之人倫大義，然而，卻不是充實自照於生命中之道德使命，且詩之最終，自傷仍落於懷才不遇，以及被帝王、時代幽棄於山林之中，整體來說，許渾不甘於生命空鳴，仍糾結於個人創造價值是否完滿實踐。

生命遇到病苦憂患，或者擴大心量，將自己的、他人的全幅苦難全數容納，一肩承擔，或者逐步化解，卸下生命的假象。而許渾所展現之儒家入世情懷，較不具擴充道德主體與以天下為己任之天命，是而不能循儒家之忘憂樂道為開顯自我療癒之途徑，加以許渾若將病痛往塵勞得失榮辱中拉扯，構成寂寞自傷又渴望求宦的執念，便形成欲退還拒、無計可施的失衡與矛盾。然而，假若他朝向逐步化解、消融自我的療癒途徑，讓病痛成為自我框限中反省鬆放的機會，亦乃病中衰退的身體感，使自身萬慮皆息而直入寂靜自然的世界，鬆放了原本期待設定的功成身退之路徑，從躁熱的對峙中冷靜下來，此時，禪道療癒或有罅隙可通，生命有機會返回天真的本初，順其自然的化解了糾結在羈旅中的病苦。而從許渾的詩歌文本中循跡發現，許渾的確有意朝向此質樸自然的療癒途徑，也偶然能獲得大自在，然而，有時「功成終隱」的想望計量仍紛然雜陳，成為許渾禪療過程中的大染汙，以下分項討論許渾禪道療癒的進路及阻礙。

五、許渾的禪道療癒進路：理想的生命境界由「病體無為」進入「無機無事」、「榮枯不聞」之「平常生活」

許渾生活的晚唐社會本就充滿了習禪樂道之風，其思想自然也與時代風尚密切連結，⁶⁵而許渾對禪佛的喜愛，部分亦出於自身性格恬淡，樂愛林泉，佛寺清淡

⁶⁴ [唐]許渾：〈贈別〉，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42。

⁶⁵ 據孫昌武研究，許渾下第後曾寓居崇盛寺，又嘗棲身於杭州龍華寺，除了表現唐代習禪風氣與日常生活融合，也顯示許渾深受禪宗薰習。孫昌武：《詩與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幽靜的環境，或山林寂寂人定的氛圍，都會引發他對擺脫束縛、自由自在生活的嚮往。許渾青年時期讀書於西山草堂，便陶醉在清淨閑遠的山居中：

何處少人事，西峰舊草堂。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
後嶺有微雨，北窗生夜涼。徒勞問歸路，峰疊繞家鄉。⁶⁶

詩中提到兩項最令其醉心的生活模式——「無事」與「自然」——沒有人事牽纏，曬書洗藥皆隨性之所至，身體自然而然的浸潤在微雨涼夜的常境中，此般任順自然且安閒自得之生活模式，通於禪道隨緣放曠之精神。鎌田茂雄即認為中國禪展示的是「日常生活的純樸本體」，是「順著天地的運行，遵循著自然的大道過生活。」⁶⁷許渾年少時讀書西山草堂，便是初悟此無事自然的超逸，亦縱深了他一生信好清淨無礙的生活。

然而，詩人對治現實生存境遇而習禪所產生的反省與超越，以及呈現於詩中恬靜閑適、空寂疏淡的禪境，常見於中晚唐詩人與詩作，前人已具豐富斐然之研究成果，⁶⁸許渾習禪歷程與詩中禪意，亦多有精深發明，本文在此基礎上，⁶⁹進行

年)，頁 93-94。另如胡遂研究：「許渾詩集，其中題旨明確與佛教有關的作品就有近八十首，幾乎占了《丁卯集》五百首詩的六分之一。」其中包含登臨佛寺、題賦佛院，與僧友交遊寄獻懷憶尋弔，及贈僧寄僧慕隱之作等，皆顯示許渾生活中十分親近佛教。胡遂：〈許渾詩中的佛教「四苦」之歎〉，《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2 期，頁 80。

⁶⁶ 〔唐〕許渾：〈西山草堂〉，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2，頁 6074。

⁶⁷ 鎌田茂雄，關世謙譯：《中國禪》（高雄：佛光山出版社，1987 年），頁 5-7。

⁶⁸ 關於唐代詩人習禪風氣以及詩中所流露的禪意與生命情態，前輩學者已成果斐然，尤以盛唐王維、中唐白居易與晚唐詩僧的研究最豐。如杜松柏列舉禪理、禪點、禪迹、禪趣四類，詩人將自身習禪而悟本返真的空明境界，與自然景物相映，而託出一超塵寂滅而生機躍然的世界。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年），頁 299-363。另如孫昌武《詩與禪》中考察了「唐代文人的習禪風氣」、「明鏡與流泉——南宗禪影響於詩的一個側面」，並且專論了柳宗元、白居易、寒山之禪與詩。根據孫昌武的研究，唐代詩歌受到禪宗影響，王維詩流露了「物我交融、和諧安逸」的平靜，展現出「消融」現實中的顛舛，白居易雖然也呈現出安詳平淡的生命情態，但更多的是對世事的灰心失意而呈現的「消極」態度，即「用禪的空觀透視出統治階級名利追逐的沒有意義」，這樣的思維常見於中晚唐文人與詩作，孫氏書中另指出了韋應物、元稹、姚合、張祜等詩人詩中流露的超塵離世的禪思。孫昌武：《詩與禪》，頁 83-161。再如蕭麗華以禪證詩研究，搜羅於《唐代詩歌與禪學》中，細述王維「空寂」之詩歌美感、分析白居易詩中「莊禪合論」，而晚唐詩禪則書寫於「晚唐詩僧齊

許渾詩中病與禪的整體深掘研究。前人若將「病」、「禪」合論，多道其因病苦而習禪，較少反思病體為禪療啟開的契機，⁷⁰而本文後半部欲突破探討之處，乃循許渾禪修軌跡所揭之特出之所，許渾同樣生活在此黑暗的政治，蕭條的社會，艱難的仕途之中，特因病體衰歇的推波下，悟知清淨無事之禪療關竅。疾病雖然帶

己的詩禪世界」章節，考究齊己詩中「白蓮」所託寓的無染空性，以及呈現的理想詩禪生活，並進一步深論在詩與禪一染一寂的本質中，齊己矛盾中尋求統一的心路歷程。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此外，蕭氏繼而深考「唐代詩僧的文字化」是造成詩禪合一文化走向之成因，詩人透過詩展現自身在禪趣上的體會，形成詩禪相合安身立命的局面。蕭麗華：〈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唐代詩僧中的文字觀〉，《中國禪學》第2卷（2003年），頁342-354。蕭氏近年之〈唐宋佛教居士形象的兩個人物－王維與蘇軾〉探討兩種典型的居士與時代側影，更具體闡述了王維的禪修形象。《佛光學報》新4卷，第2期（2018年7月），頁203-246。而蕭馳《佛法與詩境》中亦深述了〈如來清淨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洪州禪與白居易閑適詩的山意水思〉、〈釋子苦行精神與賈島的清寒之境〉等，分別討論有唐各代在佛教影響下，如何浸染於詩人擅長之詩歌題材與風格中。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而陳允吉〈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文中分析王維詩所表現的禪宗任其自然的生活理趣，但也同時提到這是「極度美化」的消極處世態度。陳氏對晚唐詩人與佛教研究，多關注李賀之詩與人，談及《楞伽經》對李賀的影響。陳允吉：〈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李賀與楞伽經〉，《唐詩中的佛教思想》（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頁13-42。此外，胡遂《佛教與晚唐詩》一書乃專論晚唐詩人與禪思，講述時人為了撫平無法體現人生價值的痛苦，而以山泉之「隱」與佛門之「逸」超越世俗而自我膚慰，並且分別依「詠懷」、「懷古」、「隱逸」、「禪悅」、「酬贈」各種題材深入探究。胡遂：《佛教與晚唐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⁶⁹ 因禪意棲身於朵朵詩篇之中，後人得於此中陶醉、欣賞、考掘古人超凡悅足的生命情境，前輩學者對許渾詩韻禪境及唐代詩禪之精闢發明皆有助於本文研究。如杜松柏、胡遂上述論著中直接分析許渾詩之禪意韻味，對筆者深探許渾詩中禪思與禪修裨益良多。而孫昌武所示之南宗禪反映於詩歌創作的一靜一動兩個方向：「自性清淨」所洞見的明淨世界，以及心隨外境的「任運隨緣」，前後形成了「心如明鏡」至「心如流泉」之發展脈絡，禪最終結合了詩與日常生活。孫氏之理論耙梳與詩境闡發，影響筆者發掘許渾詩中深具時代性之禪境。此外，蕭馳書中對「境」、「無事」的深論與詩境的探究，啟發筆者探討許渾執了「靜境」，難入「境靜」的心路歷程。而蕭麗華詩禪交涉與詩禪合一之研究理路，以及在禪法禪風的薰習下，詩歌美感與意境的開展，此研究成果引發筆者深入思考許渾詩中所流動的禪悟之美。

⁷⁰ 胡遂書中提及許渾因病苦而棲身佛寺，探及禪療，然其論述主體乃在晚唐諸位詩人，未能專門深入許渾詩意，具體考究許渾以禪修療癒病苦的過程與結果。胡遂：《佛教與晚唐詩》，頁28-31。

給許渾諸多不適與不便，卻也同時觸發他重新觀察自身及所處世界，許渾本來預想的人生路徑是建功立業後飄然隱去，然而，長年浮世，加以病痛纏身，身心疲瘁，經由禪宗的引導，疾病就可能淡化消融了進仕之執念，或依病歸閑，或絕塵逍遙，在許渾先仕後隱中扮演了重要的逆反媒介。

進一步觀察其詩作，許渾與南宗禪關係匪淺，集中時常出現的「曹溪」，乃指六祖惠能，載於《六祖壇經·壇經序》：「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⁷¹而穆宗長慶三年（823）〈和友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南宗長老幾年別，聞道半巖多影堂。」⁷²與敬宗寶曆年間（825-827）〈湯處士返初後卜居曲江〉：「蕭寺休為客，曹溪便寄家。」⁷³以及〈贈契盈上人〉：「借問曹溪路，山多路幾層。」⁷⁴與〈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不及曹溪侶，空林已夜禪。」⁷⁵詩中與其交遊往來之僧人，許渾皆口稱「南宗」或「曹溪」，表示與南宗僧人多有往來。開成三年（838）於宣州任當塗縣令，亦時與南宗禪師交流，〈宣城開元寺贈元孚上人二十韻〉中之「元孚禪師」即為南宗僧人，有詩證曰：「一鉢事南宗，僧儀稱病容。曹溪花裡別，蕭寺竹前逢。」⁷⁶而〈下第懷友人〉：「南宗更有瀟湘客，夜夜月明聞竹枝。」⁷⁷更以代表南宗之「瀟湘客」自喻。此外，廣為學界前輩所關注之「許渾千首濕」現象，亦視為其禪宗思想之內蘊，⁷⁸似乎可見許渾佛教信

⁷¹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壇經序〉，《六祖壇經箋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頁40-41。

⁷² [唐]許渾：〈和友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4，頁6095。

⁷³ [唐]許渾：〈湯處士返初後卜居曲江〉，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41。

⁷⁴ [唐]許渾：〈贈契盈上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38。

⁷⁵ [唐]許渾：〈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9。

⁷⁶ [唐]許渾：〈宣城開元寺贈元孚上人二十韻〉，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7，頁6129。

⁷⁷ [唐]許渾：〈下第懷友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8，頁6138。

⁷⁸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引《桐江詩話》載：「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卷24，頁126。但也有學者認為許渾與佛教思想並無如此密切，與僧人交遊乃晚唐之普遍現象，認為儒家思想最終佔據了主導地位。李立樸：《許渾研究》，頁106-107。

仰，多得之南禪思想。

縱然如此，南宗禪落實在許渾身上的真實面貌，以及許渾於生命困境中如何以禪道自療，實際療癒之接受與操作層面，乃是本文後半部分欲考察之主軸。承接本文前半部所得，許渾詠病詩基調為病困與冷遇並置，且其平生素志乃是功成終隱，是而在自我療癒過程中，他必須面對的是如何調適病痛在事功糾纏中所帶來的束縛與痛苦，進一步能否順從病體衰歇而化釋對功名祿位的執著，於此，我們隱約摸索出許渾由「病體無為」所開啟的療癒進途。

人們苦苦追求的榮華與紛紛走避的悴賤，都是心識執迷中對立的兩端，許渾為此半生奔勞，甚至落下病根。所有執而不放的身外之物，他們的來去都不自由，而流水富貴得到的歡欣也不是真實永恆的，生命的真實活潑只流盪在直下的自足與知足。人於年富力強積學待時，很難看清生命真實樣貌，病中的衰弱反卻提供了從根本上解開執著，即心悟淨的機會，使人正視存在的限制，在此限制的根源處掘出生命最真實、樸拙的需求，人於病中所急迫解決的是最切身的問題，日常的起坐臥行或躁進世俗都會牽動身體不適感，使得許渾深切體悟世間苦楚來自百種須索千般計較，堆成了累疊的心識枷鎖，而南宗禪處之泰然的安閑姿態，使得習禪就成為身心鬆放的通衢，病中之人自然形成一道禪療途徑，從病中禪修靜心過渡至現實生活的無欲無求，是由「病體無為」進入「無機無事」，而後開顯「自性清淨」，心地澄淨便能安返自然而然的本初，即禪宗所說之「本來面目」，於此中滋養內在靈明之德，爾後再經歷任何病泰榮悴，都可以順乎自然，不分判對立，不滯於物境，平常相待，進入「榮枯不聞」的心靈境界與「日日如常」的平常生活，映示了即心見淨的悟道過程。

以下可由許渾的幾首詩作考證如是禪療進途，如約作於開成四年（839）攝當塗縣令之〈題官舍〉，顯示病中好靜不愛鬧，使其漸喜人少事無之生活模式，而願意捨棄求取功名之智巧機心，悟見純樸自然之美好。

燕雁水鄉飛，京華信自稀。箠瓢貧守道，書劍病忘機。
 疊鼓吏初散，繁鐘鳥獨歸。高梧與疏柳，風雨似郊扉。⁷⁹

詩首「燕雁水鄉飛，京華信自稀。」句，指在美麗的姑熟水鄉聽不到來自京城競

⁷⁹ [唐]許渾：〈題官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6。

爭算計及爾虞我詐的塵勞音信，之所以能於病中自得自樂，乃因「簞瓢貧守道，書劍病忘機。」兼得一儒一道自療，其關鍵在於忘懷世俗名利之得失，「簞瓢」乃顏回晏如自樂之典，顏回展現平淡守志之深厚，不須攀附屈節、故作姿態，生命自然散發豐美的光采。「機心」可見《莊子·天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成玄英疏：「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⁸⁰人若走入機巧算計，短時內雖用力寡而見功速，心神卻也陷入無止盡的躁動中，如此要安然生活就很困難了，許渾自知不斷竭智以干祿，僅徒使身心無寧，生命應該要順任自然，歸於樸常，而此「忘機」是如何悟覺的呢？即是人處病中，病體衰減所致之無用無為，順勢進入真誠美好的無機世界，不思善，不思惡，生命直下開顯本初的清淨自在。

另首仕當塗作之〈姑孰官舍〉，亦見疾病成為他暫離塵世，隱遁山林的媒介，透過身體之病衰無為，使心靈闢出一恬靜自得的餘地：

草生官舍似閑居，雪照南窗滿素書。貧後始知為吏拙，病來還喜識人疏。
青雲豈有窺梁燕，濁水應無避釣魚。不待秋風便歸去，紫陽山下是吾廬。⁸¹

此時許渾雖有官命在身，而病中乏力反使身心自然而然的趨向知止安和，是以即使在官，心態仍能恬悅從容。「貧拙病疏」兩句即對此樸淡心理狀態所浮現之具體行為的陳述，此處「貧」乃傾向老子「守樸保真」，以拙自安，欲寡事少，而「病」蘊含了因病衰而體味了疏淡避世之簡單樸實的生活常境，生命在愚拙閑靜之中，自然的歸回真正的安頓之處，所以許渾自言既非青雲器，亦非濁水游，「不待秋風」便能歸去，生命之無待自由，一切始於心之清淨恬然。是而許渾在官場上的無為樸拙，也是此超然心境的呈現，如開成四年〈姑孰官舍寄汝洛友人〉：「官靜亦無能，平生少面朋。」⁸²

關於「無機」之心靈狀態與「無能」、「無事」之行為舉止，另見於〈貽隱

⁸⁰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天地第十二〉，《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2014年），頁194。

⁸¹ [唐]許渾：〈姑孰官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3，頁6087。

⁸² [唐]許渾：〈姑孰官舍寄汝洛友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60。

者)：「求人顏色盡，知道性情寬。」⁸³許渾將「知道」與「求人干祿」對比，「求人」是智巧的、機動的、使力的，勞事多心而扭曲自然本性在前，強求卻鮮見成效於後，反而使心神疲累，窘迫不堪，若能放下此追馳，返回質樸自然之真性中，便體現了「道」，生命於是寬廣起來，就能徜徉欣賞大自然的美妙丰姿。調伏造作智巧的機心亦陳於〈留題杜居另於士〉：「機盡心猿伏，神閑意馬行。應知此來客，身世兩無情。」⁸⁴收攝猿馬馳縱的心念，擺落智巧偽詐的機心，使心地寧靜自閑，誠如《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所示：「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⁸⁵眾生遇事攀援，心難免浮躁不安，該如何調伏，禪宗認為是「根本處捨知捨為，返於尋常之樸。」⁸⁶心上無事不起的境界，最終為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世間所有執著攀緣都放下了，最後連佛法都放下了，亦是惠能所揭之「本來無一物」⁸⁷的清淨心與「無念念即正」⁸⁸之無造作，才能洞察經驗世界之虛妄，朗見清淨世間的本然面目。

清淨心靈明洞見清淨宇宙，示現塵勞虛妄，任何雜念便不由心上起，賞世間榮枯，卻也從不沾染一身花雨，展現出順同自然之虛空與恬淡，如此，世間任何二元對立產生之禍福憂患，皆無法造成身心虧損閉塞，許渾讚賞居士或隱者之詩作中常提及此種狀態，〈王居士〉：「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閑。」⁸⁹人心處於無機少事而不造作，此亦「閑」的心靈狀態，才是真正保生養身之法，是而幽居閑適，能面色如舊，對比自身赤車駟馬塵勞追馳，白頭病衰，而起無盡羨慕之情。

因此，許渾內心常湧現塵勞無盡與外境虛幻之悟知，知曉名利為身外餘物，實不須過分計量，如〈不寢〉：「世事應難盡，營生卒未休。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讎。」⁹⁰看清生命就是在常態中蓬勃生長，隨順自然，讀書就隨順讀書之本初，應舉即隨順應舉，還是可以即塵間一切物，但又不著一切物，生命一樣能自由自

⁸³ [唐]許渾：〈貽隱者〉，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4。

⁸⁴ [唐]許渾：〈留題杜居另於士〉，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42。

⁸⁵ [姚秦]鳩摩羅什譯：〈香積佛品第十〉，《維摩詰所說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頁552。

⁸⁶ 吳怡：《禪與老莊》（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193。

⁸⁷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行由品第一〉，《六祖壇經箋註》，頁78。

⁸⁸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機緣品第七〉，《六祖壇經箋註》，頁178。

⁸⁹ [唐]許渾：〈王居士〉，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37。

⁹⁰ [唐]許渾：〈不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81。

在。當心清淨無事，無執無欲，安身立命之所兀然朗現，猛然即見，自身原就處於一片悠然寧靜之中。以高車駟馬、功成身隱為素志之許渾，反因病中體貌精神之衰化，覺迷見悟，生命自可攀升至另一境界，另如〈卜居招書侶〉：

憶昨未知道，臨川每羨魚。世途行處見，人事病來疏。
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憐君亦同志，晚歲傍山居。⁹¹

此詩極顯眾生之本然覺性，只是其中頓悟來自於病體的衰廢感，詩中「臨川羨魚」典出揚雄〈河東賦〉：「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⁹²嘆已徒有羨魚情，卻無實際行動，任由自身於「世途」艱險與「人事」繁雜中浮沈，而疾病剛好提供了修養身心的機會，是有「病來疏」之感。此句有兩層詩意可解，一為病中人事交疏而孤單寂寞，一為回首世途，俗世間一切虛假妄求都看透徹了，所以「病」中孤懶頓滯，反而能順勢斷離人事之攀緣，捨去以自我為中心之欲念造作，以清淨無執之心順應自然，便是疏放愉悅的自在生活。而詩中「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與前引〈西山草堂〉「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就是具體而微的呈現一無事安寧且自適隨和的山居歲月。再探本詩主題為「招書侶」，意在看透人性、破解虛假之後，返回生命的絕對真實中交往相親。所以，此詩不單純是許渾陳述病中孤寂，而是他在人際與世路上，藉由疾病經歷了一次「道」的回歸，這也是為何許渾常同隱者居士相與為友，因為他們捨棄了求名鬥智，顯出了自然真善之美，而無世途行處之狡詐險惡。

承上，由許渾自陳之「病來人疏」、「夜來心寬」，展示疾病恰好是一退居閒散的契機，人於攀緣皆止的狀態中體會了世間塵勞之虛妄，並由殘害生命的智巧妄想中覺悟，而頓生榮枯不聞之超脫功名是非的清淨心，便能將身心安頓於無事無為之深居閑安的常境中，此般心靈與生活狀態即許渾謂之「身閑境靜」。「身閑」就是不受塵事俗物牽絆的自由無拘狀態，欲及此，便須調伏智巧躁動之機心，就是許渾自言「人疏」、「心寬」之無為無事，亦即許渾習禪所欲企及的看心功夫，而「境靜」一方面指向大自然所示現的靜謐與華落，有助於塵勞者悟覺心底

⁹¹ [唐]許渾：〈卜居招書侶〉，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4。

⁹² [東漢]班固，楊家駱主編：〈揚雄傳第五十七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四》，卷87上，頁3535。

那片原本平靜無波的清淨世界，⁹³一方面呈露只要心不滯著，眼前即現安靜寧和的世界。因此，許渾自知煩惱的源頭，就是不斷妄想在生活中塗脂抹粉、去取捨離的機巧之心，上引之〈卜居招書侶〉中雖未明言所知之「道」為何，然綜觀詩意，病體是悟道的媒介引端，無事與清淨乃是即心即顯之悟道過程與結果，人從根本捨知捨為，即使遇事行事皆無事可憂。以心靈狀態言說，就是清淨本心，如嬰孩般無好惡去取的質樸本然，以呈現而出的從容無礙而言，就是無事。清淨心所視所即之事，是無事，無事亦能頓現清淨本心，因為生命的本來面目就是無事。

會昌元年許渾因病量移太平，所作〈移攝太平寄前李明府〉，流露了處於「身閑境靜」中之悠閒情懷：「病移岳邑稱閑身，何處風光賁酒頻。」⁹⁴在身心疏放且無造作的狀態下，山水風光就如同壺中仙境，生命能恬悅靜和，自在生長。而於大中三年監察御史任上，抱疾掛冠歸去，雖在病中，卻於〈村舍〉詩中，訴盡村居生活之無事幽境及質樸欣樂⁹⁵：

尚平多累自休難，一日深居一日安。山路有雲收獵網，水亭無月掛漁竿。
花間酒氣春風遠，竹裡棋聲夜雨寒。三頃湖田秋更熟，北窗誰拂舊塵冠。⁹⁶

許渾幽居村舍，隨順大自然之風月花雨，有雲無月，展現自在之生命動態，病隱中流動著擺脫繫縛、掛冠隱身的豐沛飽滿。晚年刺郢之〈病後與郡中群公讌李秀才〉中，生動的表達病中不喜人事的心境：

書院欲開蟲網戶，訟庭猶掩雀羅門。耳虛盡日疑琴癖，眼暗經秋覺鏡昏。⁹⁷

⁹³ 關於「境」的敘述與啟發，來自蕭馳：「『境』不再指客觀空間世界的區劃，而是不離心識的現象。或由『境』靜而滅卻心累，或由制心猿而『境』淨，而榮華銷盡的明淨月夜之『境』，則映示了脫卻染業的『虛空淨心』。」《佛法與詩境》，頁 138。

⁹⁴ 〔唐〕許渾：〈移攝太平寄前李明府〉，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3，頁 6092。

⁹⁵ 此詩寫作時間與背景乃據羅氏《箋證》。羅時進：〈村舍〉，《丁卯集箋證》，頁 405。

⁹⁶ 〔唐〕許渾：〈村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4，頁 6095。

⁹⁷ 〔唐〕許渾：〈病後與郡中群公讌李秀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5，頁 6107。

以「蟲網戶」與「雀羅門」呈現疾中懶怠，少事無為，因耳內嗡嗡故疑琴響，早不需絲竹，又為眼暗鏡霧，亦不需攬鏡觀顏，身體的衰化成為生命返回寂靜姿態的媒介，所以在精神上，許渾樂於病隱，抱病退居，既可偷安遠禍懶為人事，也符合其清淡的性格，即使偶有關心朝局之作，如大中年間之〈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即事十六韻獻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祇應時與醉，因病縱疏頑。」詩中雖藉子牟明志，心繫朝廷，然卻以嵇心懶、庾鬢斑、劉楨病，流露病中筋力疲弱，懶招諸事之情緒。另二首〈病中〉亦寫於晚年久病家居，三年嬰疾，是以「袁安」典表達不願出門干擾他人，也不願受他人打擾的處幽狀態：

三年嬰酒渴，高臥似袁安。秋色鬢應改，夜涼心已寬。
風衣藤簟滑，露井竹床寒。臥憶郊扉月，恩深未掛冠。
秋歸人暫適，扶杖遶西林。風急柳溪響，露寒莎徑深。
一身仍白髮，萬慮只丹心。此意無言處，高齋託素琴。⁹⁸

第一首述已隨著臥疾日久，容貌漸衰，心境愈寬，使得他思憶起無官自在的野放生活。第二首敘久病暫適，扶杖閑步，展現拂弄無弦琴的雅趣，此時生命如同素琴般，不須雕琢、追馳外在榮華以增飾自身價值。然而，此中雖然提到「深恩未掛冠」與「萬慮只丹心」，似乎僅為陳述刺郢的現況，以及在急颯秋風裡，被撩撥起的幾許慷慨壯心罷了，而其中「夜涼心寬」、「高齋素琴」才是暮年久病，對過往生命的正悟，深秋病中所感受的素淨枯淡，是生命最真實自然的狀態，驀地參透，心境也隨之寂靜寧和了。

承上，由許渾詠病詩中流露出「身閑境靜」之自處自療之道，其所蘊含的乃是無客塵機心之無為無事的狀態，顯見許渾知曉病中自療首先要鬆放對功業的執著。而疾病本身就提供了生命轉化的絕佳媒介，病衰而無為，病閑而無事，心靈經過疾病洗滌而能動靜皆息，無分別執著，至此，恍然大悟塵間榮枯得失皆為虛妄，生命的真實即在於直下的自然無礙。

且看〈旅懷作〉，詩中許渾自陳人生的不自在與痛苦皆源於長年為求仕干名，羈旅天涯，而體貌就在營營擾擾中轉瞬衰老：

⁹⁸ [唐]許渾：〈病中〉，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60。

無情春色不長久，有限年光多盛衰。往事只應隨夢裡，勞生何處是閑時。
眼前擾擾日一日，暗送白頭人不知。⁹⁹

「無情春色」對照「有限年光」，生命本然的憂傷傾瀉一地，而人於短暫的生命中又不斷追逐著無窮盡的塵勞，人生就在心識的一意孤行中落了滿地寂寥，猛然驚悟了數年春風流水早已白了少年頭，「勞生何處是閑時」就是勞我以生，俟我以老之有為迫促的生命模式，越是營營，就越感日短體衰，時盡而窮。然若捨棄造作求索，身心俱「閑」，無一切心，當人去除了執著，就豁然瓦解了心識所拘之年光有限、春色無窮，便能察識年光與春色本就順著常道自在生長，有限是年光之本來面目，何必憂慮，而生生循環的春色也可愛多趣，不再無情，生命享受其美好，卻不須傷其自然之長短。此番道理，許渾十分清楚，如見〈題湖州韋長史山居〉：「一官唯買畫公堂，但得身閑日自長。」¹⁰⁰〈曉過鬱林寺戲呈李明府〉：「身閑白日長，何處不尋芳。」¹⁰¹因為無事可羈，身心便從容無礙，是而生活雅趣與萬象美好全都湛然清澈的畢現眼前，「何處」就是不拘形式，不分彼此的即心即佛，生命無處不安然的狀態。

另一詩例〈春醉〉亦可具體呈現「閑」即是無事不造作之任意隨緣，在山村水鄉的靜謐中，流露的清淨自在：

酒釀花一樹，何假卓文君。客坐長先飲，公閑已半醺。
水鄉春雨足，山郭夜多雲。何以參禪理，榮枯盡不聞。¹⁰²

首句謂春釀花一樹，人已於春景中沉醉，人之所以能直直無礙的醉入春景，關鍵在於心上無事可染，「無事」於此處涵蓋了不須汲汲於名利，亦不須費盡心機習禪去染，更不須追求隱逸山林，任何塵勞執著都消解了，連去執之心念皆不起，

⁹⁹ [唐]許渾：〈旅懷作〉，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6。

¹⁰⁰ [唐]許渾：〈題湖州韋長史山居〉，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4，頁6093。

¹⁰¹ [唐]許渾：〈曉過鬱林寺戲呈李明府〉，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6。

¹⁰² [唐]許渾：〈春醉〉，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62。

只要心如虛空¹⁰³，就能隨著大化自然流轉，看空榮枯虛妄而不著、不聞。第二聯云不待主人閑來招待，即已酣醉，如此任情適意，隨緣無拘，亦為對南宗禪崇尚閑適生活之領會，是而，禪亦於尋常行醉中，不須枯坐參禪，徜徉山水與任情醺醉，盡可朗現清淨自性，生命本然的自在便盈盈而出了。許渾也嘗使用「冥心」表達自然無心、平常無事的境界，〈遊果晝二僧院〉中便敘述果、晝二僧所展現當下即是「冥心」境界：

何必老雲泉，冥心便是禪。講時開院去，齋後下簾眠。
朗鏡燈分焰，香銷印絕煙。真乘不可到，雲盡月明天。¹⁰⁴

首句即有本身具足之意，惟止一心，當下便是，直顯《壇經》名句：「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¹⁰⁵「冥心」就是此般本然空寂、不著不滯的清淨心，即心即佛，二僧順時院中開講，任心簾下臥眠，隨緣縱意，動靜無心，禪修融於日常行臥中，是而明鏡朗照，內外具明，真假畢現，無論真焰與鏡焰皆無礙於心，如鳥飛空，而不住空，似魚游水，而不滯水，燈焰絕處就連青煙一縷都不著於心，此刻不須多問佛心是否朗現，只要迥然獨脫，不勞分別取相，便可須臾得道，雲盡月明皆是禪意。另首〈晨起〉亦陳述此無執無礙之明心：

蕪篔曙香冷，越瓶秋水澄。心閑即無事，何異住山僧。¹⁰⁶

其中「水一瓶」之語出自《景德傳燈錄》李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又曰：「雲在天，水在瓶。」¹⁰⁷一方面揭示道的流佈，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來面目，如同雲在天空，水在瓶中，本來如此，這樣的道當然隨處可見，只要隨順大化流行，

¹⁰³ 〈機緣品〉：「心如虛空。」希運〈傳心法要〉：「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合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唐〕釋法海，丁福保註：〈機緣品第七〉，《六祖壇經箋註》，頁 209。

¹⁰⁴ 〔唐〕許渾：〈遊果晝二僧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1，頁 6065。

¹⁰⁵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行由品第一〉，《六祖壇經箋註》，頁 58-59。

¹⁰⁶ 〔唐〕許渾：〈晨起〉，〔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28，頁 6038。

¹⁰⁷ 〔宋〕釋道元：《景德傳燈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年，四部叢刊三編子部），卷 14，頁 9。

道便無所不在，俯仰即是。然而，問題癥結是既然道隨處可見，煩惱又從何處來？就是我們二元對立、動念即乖的躁心、妄心，使我們察覺不到道就如雲在天，水在瓶，整幅山河就是我們的道場，許渾自知其中關竅而道「心閑即無事」，人隨任不執著的自然樸拙之心，生命就是你所見的那樣本來面目，山是山，水是水，雲是雲，人在此清淨世界中，隨意流動都是自然無礙的，所見到的就是不以事自縛的「無事」了。

許渾上述詩中所展現的無事與隨緣，顯然傾向為南宗禪的理解與接受，¹⁰⁸許渾有關「水一瓶」的詩作不少，並以之喻禪心，¹⁰⁹如〈送僧歸敬亭山寺〉：「十年劍中路，傳盡本師經。……遙想論禪處，松陰水一瓶。」¹¹⁰俯仰徘徊於青山綠樹，恍然自悟無處不是道，人心本就清淨無礙，恬然適意，隨順日常自然就是禪。《壇經·般若品》：「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¹¹¹內心不執著於是非病泰，就不會隨境遇因緣而旋起旋落，如人寢疾而臥，攀援都息，「憎愛不關心」按「唐釋慧海曰，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¹¹²人心不執著於外相，流露出無悲無喜的靜謐，即如許渾〈春醉〉之「榮枯盡不聞。」於此，

¹⁰⁸ 南宗禪之精髓在於即心即佛，強調無事無執，不依境起念之心，此一切無礙之心，惠能謂之「直心」，《壇經·定慧品》：「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也。」即以「無念、無相、無住」而入此「無差別之境界」，沒有分別、執著，人等於返回了平常無事的心境與生活，道就顯在日常行住坐臥中。參看葛兆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十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92-196。而「平常心」乃洪州禪道一禪師示眾謂：「道不用修，但莫染汙。何謂染汙？但有生死心，造作趨向，皆是染汙。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平凡無盛。」〔宋〕釋道元：《景德傳燈錄》，卷28，頁6。人心本是自然無礙之平常心，即是無事無為的純性真情，《指月錄》中記載天寶年間懶殘和尚之〈樂道歌〉，便是此番生命姿態之展現：「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個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個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是以，生命的解脫即在返回人本就清淨無事的平常心，而無拘於人處於何境，許渾詩中所現之「心閑即無事，何異住山僧。」符合南宗禪無事無為、順任自然之面目。〔明〕瞿汝稷集：〈懶殘〉，《指月錄》卷2，收入河村照孝編：《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社，1975-1989年）第83冊，卷1578，頁423。

¹⁰⁹ 清人許培榮亦言詩末二句喻禪心：「以境之澄澈喻其禪心澄澈也。」見〔唐〕許渾，〔清〕許培榮箋注：〈送僧歸敬亭山寺〉，《丁卯集箋注》卷4，頁39。

¹¹⁰ 〔唐〕許渾：〈送僧歸敬亭山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8。

¹¹¹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般若品第二〉，《六祖壇經箋註》，頁125。

¹¹² 「長伸兩腳臥」按註云：「如人臥疾，攀援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同前註。

生活中就能展現無事自在的適意，〈經行廬山東林寺〉：「紫陌事多難數悉，青山常在好閑眠。」¹¹³另首〈秋日〉流露了詩人於秋風中，不但沒有被撩動起傷逝與不遇之悲，反而提到「安業之計」，竟是如此單純質樸，展現隨心任運之日常生活：「有計自安業，秋風罷遠吟。買山唯種竹，對客更彈琴。煙起藥廚晚，杵聲松院深。閑眠得真性，惆悵舊時心。」¹¹⁴心念轉化，悟覺昔日塵迷，頓見樸拙自然之真性，於是一抬頭，美好的生活常境就開展於眼前。另首〈村舍〉便自述農隱時，隨順秋收而農忙的情狀，詩末：「客來還有酒，隨事宿茅堂。」¹¹⁵道盡隨意閑適的心境舉止。

是以，「閒眠」、「寢疾」、「酣醉」都是進入造作歇停、無礙無滯之心靈狀態，是而能隨任於悠閑自然的日常生活，詩中「榮枯不聞」與「心閑無事」所涵化之任運自然，就是最真實的佛性，人心本就清淨無礙，自然無別，如若能當下悟之，生命立即交融在質樸的真性裡滋養潤澤。

除了任運自然的南宗禪，許渾也兼攝北宗禪定以住心看淨，於〈南庭夜坐貽開元禪定精舍二道者〉中揭示無事無為之「身閑境靜」亦是他坐禪過程中當下即悟的境界：「光陰難駐跡如客，寒暑不驚心是僧。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身閑境靜日為樂，若問自餘非我能。」¹¹⁶韶光易逝，生如過客，是凡夫解不開的心迷，但若覺悟塵勞虛妄，榮悴空無，不需追究執著有無，順風可聞夜磬，無月旋見秋燈相映，寒暑流年、風月有無都是本然且自然的展現，而生命若能體貼自然，認清隨順自然便是隨順萬物之本來面目，即可在風月有無間自在舒放，與萬物同化，參證清淨自性及真實寧靜。

是而，「境靜」是隨處可安的身心狀態，心淨則當下返本，動靜無礙，何境不靜，上述皆為許渾順其自然之合理完善的生命境界，上引之詩雖依北宗禪坐，卻也呈現了許渾洞觀佛性的悟覺俄頃，亦是生命自我圓成的境界。然而，有時確實無法從容的做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¹¹⁷人浮於多崎世路與紛競表象中，要隨時證悟清淨自然之本來面目，在平常中油然而現不執滯而隨緣之真心，

¹¹³ 〔唐〕許渾：〈經行廬山東林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5。

¹¹⁴ 〔唐〕許渾：〈秋日〉，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5。

¹¹⁵ 〔唐〕許渾：〈村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43。

¹¹⁶ 〔唐〕許渾：〈南庭夜坐貽開元禪定精舍二道者〉，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3，頁6088。

¹¹⁷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疑問品第三〉，《六祖壇經箋註》，頁133。

實非易事。時常，許渾需要頻繁的擦拭俗塵，以收攝紛亂的妄心，畢竟他生長在令他緊張的場域，一幅腐朽破敗的衰世，一副家貧為客的身世，所以他志欲求宦，跡欲求隱，亟須直入「靜境」：或躲到山水泉林中舒口氣，或遙想故鄉山水以解其迷惘又焦躁的凡心，以是開展下文討論。

六、許渾禪道療癒之阻礙：不理想的生命境界由「境靜」到「靜境」，清淨心需要外在助緣

承接上文，許渾雖有意追隨南宗禪之當下即是，隨緣任情，在不刻意造作的自然常境中，豁顯清淨自然之本心，有時亦能看空一切，榮枯不聞。然而，有時在實際的生命流動中，卻無法如雲在天水在瓶般當下透顯，心中仍起妄念執著，此時，「禪心」就需要外緣環境的推助，將自己置放在少事少憂的「靜境」裡，憑藉真實外境的寧靜以滌除塵垢，且禪院佛寺往往隱立於幽境，或閉關靜坐，或徜徉山水，皆是心靈依止之所。然而，過程中也不乏勤力拂拭也未能去染住淨，此現象多半為許渾仕隱兼得執念的表徵，將「功成」看作生命的價值，「終隱」視為最後安棲，使得以生命歸常為精髓的禪療，有時也止不息此素志所紛起的欲望，當去取的執念牽絆了身心，就無法超越相對，心靈亦無從清淨自由的體察萬象，此時，反而須尋求山水靜境及閉關坐定之外緣，勤力釋除塵途中紛然而起的妄心所招致身勞事多的困窘。

承此，以下將展開許渾另一層次之自療面貌，即其清淨心之外在助緣，一者為北宗禪之閉關坐定或屢棲禪寺¹¹⁸，一者遙託鄉心或山林。北宗坐禪尚且講求「心」上之清淨去執，而後者入靜求隱卻更為刻意的傾向「境」的作用，必須要實質返境、入境，才是終極的自我療癒與安頓，偏離順由自然、隨緣棲息之南禪精神，反而要追索、尋找，徜徉其中方得靜心息慮，治療病苦憂患。

¹¹⁸ 與許渾同時代之僧人，對於北宗閉關坐禪與南宗無事自然，在修行上兩者界線並不是這麼分明，如〈贈僧〉：「心法本無住，流沙復歸來。錫隨山鳥動，經附海船回。洗足柳遮寺，坐禪花萎苔。唯將一童子，又欲上天台。」此僧有時跡遊四方，無拘無礙，有時坐禪觀定，文人為此風所染，必不過於分明坐禪觀定與坐臥皆禪。此詩雖一說為趙嘏作，然而詩中內容主要談述該僧行腳與坐禪，較無涉作者本事，故備為一例。〔唐〕許渾：〈贈僧〉，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48。

先論坐禪看淨，許渾集中較為明顯提及坐禪的詩，乃是〈白馬寺不出院僧〉中自述「閉關」：

禪心空已寂，世路任多歧。到院客常見，閉關人不知。
寺喧聽講絕，廚遠送齋遲。牆外洛陽道，東西無盡時。¹¹⁹

蕭馳談王維詩境與禪境時道：「王維詩中屢屢寫到閉關、掩扉也似乎與東山法門的傳統禪修相關。」¹²⁰東山法門為北宗弘忍禪法，弘忍重視坐禪，且提倡幽境修行，淨覺《楞伽師資記》：「栖神幽谷，遠避塵囂。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果出也。」¹²¹根據葛兆光的考察，弘忍恪守道信舊規，強調坐禪攝心之漸悟路徑，¹²²切合許渾詩中所述，依棲靜院閉關坐禪，藉此隔絕世俗之紛競混亂，收束妄念，榮枯不聞，在寂靜中悟覺生命不受世路俗物繫縛之自由。

其他詩作中亦嘗述及屢棲禪寺以泯除妄念，使心境寧和，如〈下第寓居崇聖寺感事〉中深覺心念染著，便入禪寺靜境修養身心：

懷玉泣京華，舊山歸路賒。靜依禪客院，幽學野人家。
林晚鳥爭樹，園春蜂護花。東門有閑地，誰種邵平瓜。¹²³

首句「舊山歸路賒」指歸鄉路遙，尾句「誰種邵平瓜」指待來日退官居隱，首尾環合間流露出一現實困境與未來想望，中間兩聯則呈現許渾遇到仕途上的重大挫折時，便隱遁「禪院」或「村野」之「靜境」中，且傍著有所「依」與「學」之功夫，極力拂去塵勞以求得內心清淨。另首〈懷政禪師院〉亦陳雜念紛起，心思難定時，頻入禪寺以消除妄念：

¹¹⁹ [唐]許渾：〈白馬寺不出院僧〉，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9。

¹²⁰ 蕭馳：《佛法與詩境》，頁103。

¹²¹ [唐]淨覺：《楞伽師資記》，收入《大正藏》第85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頁2837。

¹²² 葛兆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十世紀》，頁96-97。

¹²³ [唐]許渾：〈下第寓居崇聖寺感事〉，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6。

山齋路幾層，敗衲學真乘。寒暑移雙樹，光陰盡一燈。
風飄高竹雪，泉漲小池冰。莫訝頻來此，修身欲到僧。¹²⁴

歲月混混推移，佛法如燈，能破幽獨照，而「風飄」與「泉漲」乃揭示在佛法的浸潤中，生命便如流動的泉水，化釋一池冰，亭亭雪竹與澄澄流泉便象徵了透過頻繁至山中修行，以及著破敗僧衣之苦修姿態，反觀內省即朗現的清淨自性。而開成三年（838）〈將歸塗口宿鬱林寺道玄上人院二首〉之二亦自陳禪院中隨僧禪定的心靈進路與結果：

春尋採藥翁，歸路宿禪宮。雲起客眠處，月殘僧定中。
藤花深澗水，榭葉滿山風。清境不能住，朝朝慚遠公。¹²⁵

「雲起客眠處」指自己，「月殘僧定中」指僧人禪坐，或許當他夜宿禪寺，每日清晨亦隨之禪坐攝心，使身心於天地間自在舒展，於是，幽靜中聞覺水流潺潺，山風華華，大自然之活潑生機湛然出脫於山谷水色間。只可惜最終悠然的清境靜寺仍無法永住淨心，關鍵仍在心上紛亂之雜念，是而許渾說「慚」，每日功夫終究白費了。

而許渾何以屢入禪院靜境，勤力去染就淨，其內心之紛亂雜念究竟為何？初勘，來自始終難以忘釋之歸思。許渾早歲遊歷天台，俯仰間吟詠孫綽古賦，心神嚮往其解印向寂之襟懷，故藉此表達心中擺脫仕宦，飄然隱幽，追尋自由之意，此事載於《唐才子傳》：

早歲嘗遊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廣于霏煙，躡石橋于懸壁，登陟兼晨，窮覽幽勝，朗誦孫綽古賦，傲然有思歸之想。¹²⁶

因此，歸思也蘊含著胎始故鄉，生之原初的恬靜質樸，多年後嘗回思此段遊歷，

¹²⁴ 〔唐〕許渾：〈懷政禪師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9。

¹²⁵ 〔唐〕許渾：〈將歸塗口宿鬱林寺道玄上人院二首〉，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9。

¹²⁶ 〔元〕辛文房，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卷7，頁201

慨嘆歸心難圓，初心屢負，只能遙寄天台山色之中。¹²⁷然而，飄泊日久，宦旅病客對家鄉的思念越發劇烈，許渾詩篇裡常見濃郁的思鄉情懷，如開成元年（836）赴南海幕府之〈晨別邕然上人〉：「獨恨孤舟去，千灘復萬灘。」¹²⁸及開成三、四年間作於宣州之〈思歸〉：「氣高詩易怨，愁極酒難降。」¹²⁹酒水也難澆熄鬱懣的思鄉情懷，又如〈送客江行〉：「莫與征徒望，鄉園去漸賒。」¹³⁰〈憶長洲〉：「歸心無處說，高枕畫屏中。」¹³¹且對於共懷鄉心之人亦同掬清淚，如〈贈梁將軍〉：「誰說鄉心苦，春風雁北歸。」¹³²梁將軍有破敵出圍之勇與高蹈超遠之志，卻每見春風雁歸，仍不免鄉心苦澀。

如此悲悽的旅思情懷，乃源自於「功成終隱」的生涯規劃順序中，事功冷遇所造成的進退失據的心靈負荷，參看早歲未仕前¹³³所作之〈寄兄弟〉：

江城紅葉盡，旅思倍淒涼。孤夢家山遠，獨眠秋夜長。
道存空倚命，身賤未歸鄉。南望仍垂淚，天邊雁一行。¹³⁴

許渾雖知「道」、悟「道」，卻仍認為生命無所依憑，又以仕途困窮作為無法歸鄉的理由，實則歸鄉的阻礙不是身賤途窮，而是「功成終隱」的執著，他將生命的終極安頓遙託於功成之後的實質歸返家鄉，此執著與本文前半部所述詠病書寫中，借司馬相如事典傳達的衣錦還鄉之願志是一致的。所以，在素願未能圓滿之前，生命在思歸難歸中輾轉，返本歸真就顯得步武辛勤，如〈放猿〉一詩藉由放猿及猿歸之處，自喻心路歷程與彼岸：

¹²⁷ 如：「赤城雲雪深，山客負歸心。」〔唐〕許渾：〈思天台山〉，〔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8，頁6135。

¹²⁸ 〔唐〕許渾：〈晨別邕然上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8。

¹²⁹ 〔唐〕許渾：〈思歸〉，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44。

¹³⁰ 〔唐〕許渾：〈送客江行〉，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8。

¹³¹ 〔唐〕許渾：〈憶長洲〉，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67。

¹³² 〔唐〕許渾：〈贈梁將軍〉，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59。

¹³³ 據羅氏《箋證》，此詩為未仕前所作。〔唐〕許渾，羅時進箋證：〈寄兄弟〉，《丁卯集箋證》，頁253。

¹³⁴ 〔唐〕許渾：〈寄兄弟〉，〔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6，頁6021。

殷勤解金鎖，昨夜雨淒淒。山淺懷巫峽，水寒思建溪。
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便覓南歸路，煙叢莫自迷。¹³⁵

詩中許渾一路追索求覓，以「紅樹白雲」描摹所欲企及的自然自在。是以，在風雨淒淒中「殷勤解之」，又「遠尋」且「深向」靜境，即使已然放歸，仍要再「覓」，深恐再迷了本心。誠然自性本具，自悟如同歸鄉，¹³⁶然應著重於當下朗見之純樸自然，不假雕飾之鄉野真性，而非那殷勤拂拭，急覓鄉路靜境的過程，而詩末所覓之「南歸路」或為禪修返本之境，或實指家鄉，或者兩種揉捏在許渾心中，是初始故土樸拙無華的真性，最後「莫自迷」的一記警鐘，提醒自身放捨煎熬於塵世中的執迷。全詩不見一個自然尋常的無事人，卻見一淒雨中苦苦尋求又勤力端持的覓道者，自知「功成終隱」的妄念執著阻礙了修養清淨之途，造成自我療癒並未全然豁顯。

因此，在許渾某些表達悟本返真的詩作中，開頭及中段可見其清淨無事、任運隨緣，似能冥心歸道，然而，於詩之尾聲處，卻興發思隱懷歸之情，渴望返回鄉關之境，顯示家鄉才是最終安居之所，才能真正朗現寂寂人定的生命情態。如前引〈西山草堂〉，提到兩項最為醉心的生活模式—「無事」與「自然」，以為許渾在當下隨緣與自然無事中已然安頓身心，卻於詩末突發「徒勞問歸路，峰疊繞家鄉。」可見其並未真正隨適安身在此片靜謐無事的景致中，清淨的彼岸遠在心之外，是實存的家鄉山水。

尤以病中多思，干謁未第所流露的傷悲情懷，多透著對故鄉的懷思，〈深春〉：

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雁飛。千名頻慟哭，將老欲何歸。
未穀拋還憶，交親晚更稀。空持望鄉淚，露灑寄來衣。¹³⁷

中年未第，對於家貧久客的許渾而言，最直接的就是營生問題，且身為羈旅飄泊的求宦人，異鄉寂寞與思鄉情劇，以及無法衣錦還鄉的苦楚，都使得許渾在百花

¹³⁵ 〔唐〕許渾：〈放猿〉，〔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50。

¹³⁶ 杜松柏：「夫人自性本具，而濶落塵俗，至悟本返真，乃以放猿喻之。……人之自悟，非從外得，本性自足，如遠遊之歸故鄉，返鄉之時，忽再執凡執聖，苟如此則一塵飛而翳天。」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頁349。

¹³⁷ 〔唐〕許渾：〈深春〉，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7。

開盡的春日榮景中無一可歡，空持望鄉淚。其「干名頻慟哭，將老欲何歸」之句入骨傷心，雖值壯年，病體與不遇同時摧折下，已覺身老，是而揚起歸去的情緒，實際上卻欲歸不得，除了緣於病衰難行，更多的是事功落空的不甘，使其留戀徘徊而不願歸返。

然而，千里鄉心，歸途渺渺，又屢遇世道艱險，疾病纏綿，隨步可遇之自然常境，亦能短暫療慰病困煩憂與家鄉愁思，是令許渾流連不已。只是悠然閑遠之外境，不但沒有成為許渾靜心息慮之助緣，或當下開顯清淨自然心之媒介，反而再度觸引懷鄉幽思之情，心隨境轉了，如〈春日題韋曲野老所居〉及〈送無夢上人先歸甘露寺〉：

自憐非楚客，春望亦心傷。……故園歸來得，到此是生涯。¹³⁸

飄飄隨晚浪，杯影入鷗群。……鶴嶺煙霞在，歸期不羨君。¹³⁹

若按南宗禪之隨緣無事，自然隨處可棲，只要不執著於外象，自性即佛性，因為人心本就清淨無礙，世間萬事皆為虛幻，又何須介懷身處靜境或鬧塵。然而，許渾在此般心隨境轉的鄉心撩動中，對於家園安居升起了渴望，而此渴望又滯著成為生命的束縛，覆蓋了清淨自性，如〈題岫上人院〉詩中俱見禪道與歸鄉兩種不同層次之自療，亦透露出許渾病中之終極療癒不在禪道，而在家園歸返，即便依禪修心，也止不息紛雜而起的鄉心：

病客與僧閑，頻來不掩關。高窗雲外樹，疏磬雨中山。

離索秋蟲響，登臨夕鳥還。心知落帆處，明月澗河灣。¹⁴⁰

病中清寂寥落與筋力衰減，如同五官百骸靜息，是能內觀身處之境遇，此狀態與寺僧清淨自然之心靈無異，是而，詩之開端言修禪淨慮，不需刻意掩關枯坐，禪意就在疏雨磬聲迴盪中，也在秋蟲歸鳥的景致中，一切活潑之禪機皆在大自然朝夕風月中流洩，此體悟傾向南宗禪所示之心靈的直下感悟。然而，詩至尾聲揭示

¹³⁸ 〔唐〕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所居〉，〔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51。

¹³⁹ 〔唐〕許渾：〈送無夢上人先歸甘露寺〉，〔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52。

¹⁴⁰ 〔唐〕許渾：〈題岫上人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62。

了心之最終著處，登高見夕鳥歸返，靜處聞秋蟲鳴響，生命孤子之感油然而生，心之當下不再恬靜寧和，卻重重墜出生命安頓處乃是千里外的家鄉。同時，「離索」二句透露了許渾感物而動的內心活動，蕭條景象觸動了寂寞之感，倦鳥夕返亦聯類牽引出思鄉情懷，此似與南宗禪不依物轉、不隨境起念之無心無事是相背離的。¹⁴¹

有時思鄉情劇，許渾即使特意出入禪室以求住心息慮，也難以釋除，如〈題冲沼上人院〉：

斲石種松子，樹根侵杳冥。天寒猶講律，雨暗尚尋徑。
小殿燈千盞，深爐水一瓶。碧雲多別思，休到望溪亭。¹⁴²

詩中「猶講律」、「尚尋徑」正是刻意的剝除與尋求，希望透過靜修而看空鄉心別情，如同千百明燈照亮晦暗，湛然淨水洗滌凡心，然而，最終仍深腸千結，詩之尾聯「碧雲多別思」句，表示了心還是為外境牽引而糾結感傷，紛亂而起的鄉心潑灑，染污了真性。另如前引大中十年（856）之〈病間寄郡中文士〉：

盧橘含花處處香，老人依舊臥清漳。心同客舍驚秋早，跡似僧齋厭夜長。
風卷翠簾琴自響，露凝朱閣簟先涼。明朝欲醉文中彥，猶覺吟聲帶越鄉。¹⁴³

詩中以劉楨嬰沉痾疾自比臥疾，敘述無聊清冷的病間生活，最終以越人莊舄自比，流露病感鄉愁。綜上可見，許渾於禪療過程中所遇之障礙，乃其煩惱造作的鄉心，此又與其功成終隱之素志互為因果，成為終生擾動難安的「心中事」。當許渾遭冷遇而孤懸千里，加之病中思力懈怠，頓生懷歸思隱之心，身心欲歸卻又被先仕後隱的執著所牽絆，一心效慕追隨的司馬相如就是生命的枷鎖，使其進不能返鄉，只得退一步仰賴參禪以調節心靈，由於功成終隱的計量仍鎖亂心念，許渾始終無法從生死病泰，榮悴聚散的煩惱中解脫出來，詩中可見禪療過程之力所未逮，如

¹⁴¹ 蕭馳：「洪州禪的『無事』禪法看空物、我，令傳統『感物』興懷的前提『心中事』以及隨花開葉落的遷逝感不再存在，隨之而來的是《楞嚴經》所說的『不為物所轉』的八方不動，哀樂不入，心如止水的境界。」蕭馳：〈洪州禪與白居易閑適詩的山意水思〉，《佛法與詩境》，頁 230。

¹⁴² 〔唐〕許渾：〈題冲沼上人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0，頁 6061。

¹⁴³ 〔唐〕許渾：〈病間寄郡中文士〉，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 16 冊，卷 535，頁 6107。

〈自洛東蘭若夜歸〉：

一衲老禪床，吾生半異鄉。管弦愁裡醉，書劍夢中忙。
鳥急山初暝，蟬稀樹正涼。又歸何處去，塵路月蒼蒼。¹⁴⁴

身同老僧一襲衲衣，居處蘭若靜室，此時回顧半生，自覺無所不忙，往後眺望半生，自問終歸何處？答案仍是於塵界仕路上奔勞，言語間所浮現身不由己的感慨，實乃受縛於縈懷一生之功成身退之執著。而此番塵心焦灼，於會昌初年，赴監察御史前作之〈將赴京題陵陽王氏水居〉亦可見一斑：

簾捲平蕪接遠天，暫寬行役到尊前。是非境裡有閑日，榮辱塵中無了年。
山簇暮雲千野雨，江分秋水九條煙。馬蹄不道貪西去，爭向一聲高樹蟬。¹⁴⁵

此詩寫於赴任前暫寬行役，開篇即是無際連綿的平原，攤展出難得舒放的愁眉，緣此方能綿密入微的體貼生命真味，是以，在此是非有無之間，知曉人於紅塵營利中如能當即放下，就能騰出閑日頤養閑情，如若一直沉浸在榮辱是非中，只會陷入無窮無盡的追逐。然而，此次暫寬行路，只是宦途忙勞的一短暫迴旋，在禪道原鄉的一次棲身，待休憩足夠，又貪返世路煙塵中，許渾最終僅是個意趣山林與清淨禪門的暫棲者，而非原鄉人。

顯然地，許渾為了成就功成終隱之美願，營營造作中自知怠惰了習禪，是將學禪的希望，遙寄身隱後的閑適歲月與山水靜境，顯示出他對特定習禪場域及時間的執著，如此學禪就有了分別心，也非無拘無束了，〈將赴京留贈僧院〉：

九衢塵土遞追攀，馬跡軒車日暮間。玄髮盡驚為客換，白頭曾見幾人閑。
空悲浮世雲無定，多感流年水不還。謝卻從前受恩地，歸來依止叩禪關。¹⁴⁶

身體衰化為一記警鐘，提醒自己應於忙勞中閑養，讓自身處於「身閑」的狀態中，

¹⁴⁴ [唐]許渾：〈自洛東蘭若夜歸〉，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37。

¹⁴⁵ [唐]許渾：〈將赴京題陵陽王氏水居〉，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5。

¹⁴⁶ [唐]許渾：〈將赴京留贈僧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4。

心淨如水之僧定，能看空羈旅奔波的客塵，以及拂釋寒暑流年、光陰不駐的驚愕。但是，感慨之後，仍將參禪寄託在來日，此情亦流露於〈經行廬山東林寺〉中：

離魂斷續楚江壖，葉墜初紅十月天。紫陌事多難悉數，青山長在好閑眠。
方趨上國期千祿，未得空堂學坐禪。他歲若教如范蠡，也應須入五湖煙。¹⁴⁷

此詩開端即反省一生奔勞干祿，塵勞之事多難悉數，而未能得閑習禪，由衷流露對歸返本初與徜徉青山的嚮往。且由於心事多亂如麻，使其非入自然靜境而不能得閑，坐禪也要在特定之閑時靜地，而非於行住坐臥直現本心，是而以「他歲」句指陳無事清淨乃安排在功成身退的來日，俱顯其對禪療時間與場域的執著。

因此，許渾向來對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之高士讚譽有加，以及棄官入道者，常藉詩稱頌，實乃寄託自身無法立刻釋下塵勞的遺憾，如未仕前之〈旅夜懷遠客〉：

異鄉懷遠客，夢斷落江城。病起慚書癖，貧來負酒名。
過春花自落，竟曉月空明。獨此一長嘯，故人天際行。¹⁴⁸

身為他鄉異客，向來勤勉詩書碌碌仕途，卻也因病中筋力衰減而心思懶怠，隨順反省累年羈旅求宦的生涯，詩中「過春」聯乃許渾於恆常的天地春秋示現中了悟一切虛空，回想過往奔波的生命就空落在春春的花開花落，一夜夜的東西月圓中，他雖有此一層的體悟，卻心有所執，最終只能對拋卻俗累之隱居高士，其瀟灑天際的行為遞以羨慕之情罷了。另如〈李生棄官入道因寄〉也是憧憬李生之超然瀟灑，而反照自身之束縛：

西巖一徑通，知學採芝翁。寒暑丹心外，光陰白髮中。
水深魚避釣，雲迴鶴辭籠。坐想還家日，人非井邑空。¹⁴⁹

「寒暑」與「水深」兩聯描述李生清淨無心之修為，而豁顯出不動如山之自在。

¹⁴⁷ 〔唐〕許渾：〈經行廬山東林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6，頁6125。

¹⁴⁸ 〔唐〕許渾：〈旅夜懷遠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7。

¹⁴⁹ 〔唐〕許渾：〈李生棄官入道因寄〉，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0，頁6062。

李生此時已然放下求索，返回生命之本來面目重新生長，寒暑流年與赤誠丹心便皆能淡泊於外。¹⁵⁰即使光陰刻劃髮白皤然，日漸衰老，可是那是自然和諧的，生命是可以自在承擔的。許渾羨慕李生可以拋卻名利誘惑，擺脫羈絆，直顯清淨心、大自由，而許渾最終只能「坐想還家」，再遙想來日還家日是否人事已非。因此，許渾詩題中贈僧、貽處士之詩，所流露出他對隱者讚嘆羨慕之語，多表達對他們超脫世俗，放下執著的欽佩，如〈贈裴處士〉：「為儒白髮生，鄉里早聞名。……門外滄浪水，知君欲濯纓。」¹⁵¹許渾見裴處士身為一聞名鄉里的儒士，願意釋下塵勞隨遇而安，充滿了讚美與羨慕。而〈送鄭寂上人南游〉：「儒家有釋子，年小學支公。心出是非外，跡辭榮辱中。錫寒秦嶺月，杯急楚江風。唯恐故園思，山秋梨夜紅。」¹⁵²許渾讚賞鄭寂身為官宦子弟，卻能悟一切為空，將是非榮辱置於身外，他也欲效之遠遊，卻從中勾起了憂傷的故鄉懷思。再如另首〈贈李伊闕〉：

桐履如飛不可尋，一壺雙笈嶧陽琴。舟橫野渡寒風急，門掩荒山夜雪深。
貧笑白駒無去意，病慚黃鵠有歸心。雲間二室勞君畫，水墨蒼蒼半壁陰。¹⁵³

詩中許渾對李伊闕「舟橫野渡」之任運隨緣與「門掩荒山」之清寂避世甚為羨慕，他雖於病中體會了知止安和的疏淡，卻仍執著於榮利品秩，無法放下塵勞，隨之飄然隱去，是而自嘲自笑。

綜上所述，許渾讚美欣羨高士上人們能看空一切，無事無心即獲致超越與寧靜，尤為身處宦海之諸士子選擇立刻逍遙隱去，對照自身以刻意求淨追隱之舉止，掩飾進遇宦蹇，退卻難捨的窘境，不免羞慚。所以，不管許渾如何極力求住清淨，但礙於心上紛起之功名計量，終隔一層，〈歲首懷甘露寺自省上人〉中表達了南禪僧人即心即佛的修行功夫，自己卻難以企及：

心悟覺身勞，雲中棄寶刀。久閑生胙肉，多壽長眉毫。

¹⁵⁰ 清人許培榮亦謂「入道寒暑」兩句：「入道之心置寒暑于不知，忘歲時也，任光陰之自去，忘生死也。」〔唐〕許渾，〔清〕許培榮箋注：〈李生棄官入道因寄〉，《丁卯集箋注》卷4，頁43。

¹⁵¹ 〔唐〕許渾：〈贈裴處士〉，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36。

¹⁵² 〔唐〕許渾：〈送鄭寂上人南游〉，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1，頁6071。

¹⁵³ 〔唐〕許渾：〈贈李伊闕〉，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4，頁6094。

客棹春潮急，禪齋暮雲高。南零一回首，山碧水滔滔。¹⁵⁴

《壇經·護法品》：「道由心悟，豈在坐也。」¹⁵⁵自省上人顯然以南宗禪法修行，瞬間洞察了塵勞虛妄，是能當下即釋，身心無拘無累，自然可體胖壽長，許渾由衷讚美自省上人即心即佛的體道進路。接著兩句景語，「客棹春潮」之「急」是形容自身的生命處境，羈旅客中之焦急不耐，對照「禪齋暮雲」之「高」，乃形容自省上人之高遠自在、潔淨透澈且不依境起的生命姿態。許渾欲企及「道由心悟」的超越境界，亦深曉自身仍沈溺於對先祿終隱的執著，一旦心有染著，機動計量、造作刻意之心紛起，造成修習南宗禪自然無心之最大阻礙。

在此重心識障礙中，許渾的禪療只是「暫引寒泉濯遠塵」，俗事縈懷，就無法豁顯本然自在的清淨心，終以負累飄泊之「異鄉人」自我定調，於是宇宙草木之外在現象成為干擾，撩起了漂流客的嘆逝與感傷，而非看空外境之覺悟，〈題蘇州虎丘寺僧院〉：

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荊溪夜雨花開疾，吳苑秋風月滿頻。
萬里高低門外路，百年榮辱夢中生。世間誰似西林客，一臥煙霞四十春。¹⁵⁶

世途崎嶇，雨打花落，生命在一輪輪明月圓缺中衰逝，許渾暫棲禪寺洗滌世俗濁染，他也深知人生如夢，不須為此虛苦而掛心憂傷，是而羨慕虎丘寺僧能心定無波的橫覽遠山煙霞，而自己卻仍是那個轉徙荊溪，漂流吳苑的異鄉客，許渾一方面自傷漂流，另一方面自嘆怎麼就陷溺在漂流的哀傷裡，無法湛然的感悟萬物遷化與超越生命榮枯，仍在此虛幻的萬有中計量得失。

所以，根據許渾詩作所述，或坐禪求淨，或棲身禪院，自覺的尋求超越與提昇，希望能透過日積月累的功夫與禪寺清幽的環境，清除雜念，還歸清淨自然。雖然許渾詩中不斷指陳與「曹溪僧人」交流往來，然若依傍惠能所示《壇經·疑

¹⁵⁴ [唐]許渾：〈歲首懷甘露寺自省上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2，頁6077。

¹⁵⁵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護法品第九〉，《六祖壇經箋註》，頁238。

¹⁵⁶ [唐]許渾：〈題蘇州虎丘寺僧院〉，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34，頁6101。

問品》：「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¹⁵⁷及《壇經·定慧品》：「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也。」¹⁵⁸南宗禪申述之「常行直心」、「平常心是道」，應該不必名山大川，不必清風明月，不必退居山林幽境或家鄉山水，亦不必固定之修行模式，佛性就是人人本具的清淨心，只要隨緣自然，不著不滯，一念之轉，當下清淨無事。然而，許渾自己都坦言禪悟尚未透徹，於〈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詩中：「不及曹溪侶，空林已夜禪。」便自知「不及」，呈俊上人隨任入空林，念悟即佛，頓入禪定，空林之「空」乃心上妄念不起，無所掛礙之「空」，是而能體驗日日常明，靜中萬象，許渾雖深知此灑脫又靈明的修行功夫，但卻礙於底心的紅塵俗事，使其難以無心自然，在許多偶然的瞬間都無法開顯本覺之圓滿。

所以，許渾每覺俗務纏心，不得清淨，及遭病痛纏身，便生避世隱遁之心與鄉關之思，且著念於非清幽之境則不可返樸歸真，非出塵離世則不得於澄靜中證悟一切有相之虛幻不實。此刻意求緣，展現究竟之道在心外之彼岸，所以才會辛苦追索，難以企及，〈贈契盈上人〉：「寄世何殊客，修身未到僧。……借問曹溪路，山多路幾層。」¹⁵⁹許渾感嘆世路層層疊障，修行之清淨路也山重水複，又如〈送惟素上人歸新安〉：「寧憶西游客，勞勞歌路難。」¹⁶⁰不論世路與禪路皆艱困重重，原因俱於執著於功成終隱，造作有無，致心念紛亂不定，覆蓋了本然清淨心，是故極力走入山林靜境與佛寺禪修以釋除染汙，而此舉等於又在心上繫掛著這一道習禪的路，繫掛亦是染汙，就不得真正清淨。

順著許渾禪道自療之途徑觀察，理想與不理想兩者皆突顯了一共通點，許渾能順利的以心悟道，是緣於病閑無為而參悟清淨自性，契達無事自然的境界。至於不能當下頓悟，亦乃因心上紛雜的執著妄念，使身勞多事成為心靈的桎梏，所以，許渾一生中不斷顯示出刻意求隱的行為，即是顯露了他始終放不下的功名執著，依舊分別了仕與隱，俗世與林泉，他鄉與故鄉，身健與病苦，以俗中仕、病中別為苦，以宦中隱、寺中禪為樂，因此，在禪道療癒的過程中，追求以山林意趣、夜磬秋燈為媒，以禪院禪修為介，盡量隱入「靜境」，想望家園，藉由此彼岸，擺落躁動執著，返回自在真性裡，使自己生命稍顯安泰。

¹⁵⁷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疑問品第三〉，《六祖壇經箋註》，頁131。

¹⁵⁸ [唐]釋法海，丁福保註：〈定慧品第四〉，《六祖壇經箋註》，頁142。

¹⁵⁹ [唐]許渾：〈贈契盈上人〉，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8，頁6038。

¹⁶⁰ [唐]許渾：〈送惟素上人歸新安〉，收入〔清〕清聖祖輯：《全唐詩》第16冊，卷529，頁6049。

七、結論：僅是山林與禪門的暫棲者，終非原鄉人

許渾的詠病抒懷，將疾病與冷遇棄置相連，流露出寂寞居貧與渴求仕進的悲淒，加以使用「司馬相如扶疾」典故，病中真實無妄的情感，具象刻劃了許渾「功成終隱」的素志。而病中對功名榮悴的深刻反省，也呈現了兩端相對意義，一者暴露了許渾對事功魂牽夢縈的期待，一者看清自身就在這自以為真實卻虛幻的計量中焦慮不安。

自我反省亦涵化著自我療癒，許渾言與曹溪門人交遊頻繁，浸染過程中有時的確呈現了自然無心的頓悟成果，即心上無事，隨適則安之「身閑境靜」，有時卻受宦情紛起的影響，陷處身勞事多的困窘之中，須入客觀空間之「靜境」才可能拂去塵迷，兩者差別在於心能否歸常。南宗禪揭示之平常心雖與世俗相通，但也有其不可移轉之核心，乃是自心即佛，於塵世中不造作的自然舒展而體現了質樸本真。許渾病中衰退的身體感，使自身從功成迫隱的躁熱浮動中冷靜下來，「病體無為」提供了內省觀作的絕佳媒介，由損害生命的智巧中覺悟，頓生榮枯不聞之超脫功名是非的清淨心，順其自然的消融了糾結在羈旅中的病苦，不論身處何境，皆泰然靜和，此乃許渾理想狀態中質樸自然之南禪療癒進路。

也有不理想的狀態，紛然而起的功名執著不斷擾動著許渾內心，即使身體的衰歇有機會轉化生命的緊張感，但他仍把功名榮悴填裝入了病意中，造成嚴峻的困局，在詠病抒懷中既悲歎又追慕的司馬相如，就是許渾擺脫不了的虛擬心識，長久執念是而損傷了清淨自然之心，為之造作更阻礙了人原本的自由自在，「心」無法任運自然，「禪心」無可隨處開顯，「心」即「禪」本為一物，而此時卻需要外緣的推助，為「靜」而尋「境」，或將身心安頓寄託在佛寺禪修、山水幽境，或遙託功成終隱後的閑適歲月，使得悟道需要遠馳彼岸，追尋求索，當浮世間形軀病累耗損了，就想起禪之清淨自然，急急欲返歸山泉佛境裡，而當他被禪療稍稍治癒，又重返功成終隱的素願中，自身便在此周循反覆的禪療中不得究竟。

是以，禪療對許渾而言是一個暫時喘氣的出口，而不是最終安頓所在，亦即，許渾只是個山林與禪門的暫棲者，而非原鄉人。他將身心安棲遠寄在終隱之後，終隱又在功成之後，許渾先「執」了事功榮華，再「執」了「終隱」那條療癒路徑，即使疾病提供了靜心息慮的轉機，如果心沒有歸常，便容易在勤力追索中，忘卻禪的根本就在於自然而然的眾生本性，就在那個本來無事無心的自己。

徵引書目

一、原典文獻：

- 〔漢〕司馬遷，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 〔漢〕班固，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四》，臺北：鼎文書局，1996年。
- 〔漢〕趙歧：《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
- 〔晉〕陳壽撰，〔梁〕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2014年。
-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收入《大正藏》第14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
- 〔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5年。
- 〔唐〕李延壽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唐〕淨覺：《楞伽師資記》，收入《大正藏》第85冊，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
- 〔唐〕許渾，〔清〕許培榮箋注：《丁卯集箋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 〔唐〕釋法海，〔清〕丁福保註：《六祖壇經箋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
- 〔宋〕釋道元：《景德傳燈錄》，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四部叢刊三編子部）。
-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69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胡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 〔元〕辛文房，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明〕瞿汝稷集：《指月錄》，收入河村照孝編：《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83冊，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社，1975-1989年。
- 〔清〕清聖祖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二、近人論著：

- 李立樸：《許渾研究》，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吳怡：《禪與老莊》，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
- 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
- 胡遂：〈許渾詩中的佛教「四苦」之歎〉，《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5年，頁79-83。
- 胡遂：《佛教與晚唐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 孫昌武：《詩與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
- 陳允吉：〈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李賀與楞伽經〉，收入江燦騰主編，陳允吉著：《唐詩中的佛教思想》，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
- 傅偉勳：《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
- 葛兆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十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聞一多：《唐詩大系》，收入《聞一多全集四：詩選與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
- 蕭麗華：〈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唐代詩僧中的文字觀〉，《中國禪學》第2卷，2003年，頁342-354。
- 蕭麗華：〈唐宋佛教居士形象的兩個人物—王維與蘇軾〉《佛光學報》新4卷，第2期，2018年7月，頁203-246。
- 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
- 羅時進：〈晚唐詩人的仕隱矛盾與許渾隱逸詩〉，《文史哲》第5期，1997年，頁65-71。
- 羅時進：《丁卯集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鎌田茂雄，關世謙譯：《中國禪》高雄：佛光山出版社，1987年。

The analysis of the Sensation and Healing in Xu Hun's Illness Poem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Illness and Zen Buddhism

Ho, Chi-Ch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enters around the work of the late Tang poet Xu Hun, and in particular the writings he created that expressed the pain of illness. It will explore the way in which the writings he created amidst illness reveal both his physical exhaustion as well as sense of desolation amidst professional failure and turmoil, as well as the way in which Xu Hun turned to Southern Chan Buddhism as a form of self-therapy, in which the goal was to calm the mind and body. This article will probe Xu Hun's lived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llness" and "Chan" were intertwined in complex ways. It will illuminate the therapeutic road that Chan Buddhism provided Xu Hun, in which the state of inaction and idleness brought on by his condition of illness enabled a doubled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in which a state of negativity could be turned into a positivity, as Xu Hun moved towards self-purification and an ideal state of unadorned modesty. As such, by following the natural way of things, the burdens of a career far away from home serving as an official could be allayed.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Zen therapy, if Xu Hun was still experiencing the mental effects of the various entanglements of officialdom, shackled by the demands of worldly affairs, he would deliberately set out to immerse himself in the solitude of meditation, seeking to un-shackle himself from restless behavior in order to calm his mind and ease his anxieties. In doing so, he in fact revealed some of the unresolved challenges facing his Chan therapy.

Illness was the medium of Xu Hun's self-realization, illness which was connected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R.O.C. Military Academy.

to Xu Xun's emotions surrounding the difficulty of realizing his professional ambitions in officialdom. As such, the first thing that Xu Hun's Chan therapy had to address was the painful sense of constraint engendered by the entanglements of career ambitions. However,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f Xu Hun's mind did not turn back to a normal state, if he was still trapped in the artificial and presumptuous affectations regarding his desire to "accomplish great deeds and then retire from public service in solitude," and if he sought to first "persist" in accomplishing great deeds, and then "persist" in seeking solitude in meditation, in the end he would only succeed in being a temporary and superficial dweller within the realm of Chan Buddhism, rather than making it truly his native home. Xu Hun understood clearly such dilemmas of his Chan self-therapy. As such, the most painful thing in his life was not illness, but the affected self which emerged from the confused dust of worldly pain.

Keywords: Xu Hun, Illness poems, Zen Buddhism, Zen therapy